

任主鶴

期一十第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 第十一期目次

## ■ 遊戲欄

紅娘小傳	吳覺迷
新舊婦女對山歌	程瞻廬
歌場閒談	鄭醒民
社會趣問題	吳虞公
遊戲場說書之今昔	鄉下人
新笑林三則	程瞻廬
豈不大快	朱楓隱
著作家之齋名	鄭逸梅
上海奇怪人	姚民哀
世界珍聞	胡宜文
西笑	于貫一
勤儉新五更調	楊錫類
小說點將錄(續)	大胆書生
追評新舞臺之九班會串	楚
新笑話	方

## ■ 短篇小說

小說家之妻	何海鳴
毫毛變相	程瞻廬
時髦稅	徐卓呆
安慰	胡寄塵
褲帶的壽命	嚴芙孫
殲仇記(二)(續)	程小青

## ■ 長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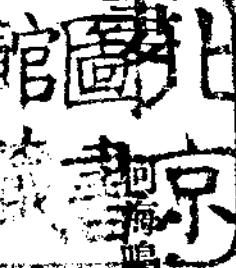
新歌浦潮	海上說夢人
借頭發揮賢郎妙計	乘機攘奪市儈隱謀

## 第十一回

# 紅娘小傳 集新舊戲名



## 小說家之書



覺迷

紅娘者居紅梅閣。世傳十美圖實無如其美人乃比之浣紗溪邊之西子。閣外闢爲游園園中有山焉曰翠屏山有湖焉曰蓮花湖山明水秀景色天然又有樓焉曰鴛鴦樓有亭焉曰牡丹亭。有院焉曰烏龍院。有臺焉其高尋丈登之者如劉阮之上天臺也。

亭臺樓閣之外徧植花木若木蘭武松一枝桃二度梅俱爲天香國色。

『呀！這幾天你做了些什麼是創作還是譯著咧……那部長篇快完成了罷……聽說他又有好出品了……』這一類夾七雜八的問答是關於出品的消息。旁邊商場中人打聽有什麼新貨色。

在一所小說家常常聚會的俱樂部裏每天黃昏薄暮的時候便有許多小說家和放了學的學童一般從各個人的家庭裏歇了工作跑到這裏來找幾位同道中人。大家胡亂談一會這談話的範圍左

不過是最近小說界的零星消息罷了。譬頭的寒暄話雖也和平常人一樣先彼此互相的一問好然後三句不離本行總就談到小說上來。

## 紅娘小傳

小說家之妻

二

新舞臺曾編此戲。而湖中蓮花能  
結目蓮。昔有孝子曾救母疾。故世傳。  
目蓮救母蓋異產也。湖中又產紅菱。  
是價錢出得高嗎……這又好像談的行市。此外也還有對於作  
色。豔。無藝。紅娘。身處其中。如在天堂。  
州云。紅娘解音律。遊園之餘品簫吟。  
詩惟平日殊寡言笑。卽千金亦不能。  
得其一笑。蓋紅娘以嫁薄情郎之故。  
自比薄命花。(笑舞臺曾編此戲)

以外。是再沒有旁的所在能夠容他們痛痛快快的自由談話的了。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又狹小又簡陋。唯一無二的俱樂部都非常愛。  
有一天晚上俱樂部一隻平淡無奇老誠樸實的鐘七點鐘已經敲。  
之上如拿破崙趣史。(新舞臺曾演遇照例這些小說家應該紛紛作鳥獸散。各人的家了。怎奈。

此戲周瘦鵠所編。紅礁畫槳錄（林琴南所譯說部笑舞臺曾編爲戲）等琳琅案頭至舊小說除紅樓夢外三笑倭袍等則實不屑寓目且嘗自著芳草天涯（民興社會編此戲、）一書情緻纏綿傳誦一時說者謂紅娘實有感而作也又擅刺繡囊開蟠桃大會時一幅麻姑獻壽圖見者歎爲觀止聞卽出紅娘手云而天性慈善會鄂州流血嘗於紅粧粉閣之中出珍珠衫雙金錠對銀盃遺翠花拾玉鐲以拯災黎其深明大義不愧

天不作美忽然下着傾盆大雨馬路上平地水深三尺步行回去是萬萬不行的了待要雇乘黃包車罷車夫敲竹槓起碼非一塊錢不拉許多小說家不肯花這冤錢便只好仍然坐守在俱樂部裏等雨住了再行不過各人都墨念着各人的家和那些待續的稿子便覺得坐立不安誰也沒有適才高談闊論的興致了

此時有一位少年小說家坐在臨街的牆戶旁邊時而回首望天現出很焦煩的神色時而低頭蹙額微微的嘆一口氣不料這種情形被旁邊一位朋友一看在眼裏便在這雨聲如沸四壁陰沈的當中有意談諧一回藉着取笑那位少年博取大家的歡樂只見他忽地向衆人宣布道「你們大家快來看這位青年小說家——慘綠先生——他新婚未久家裏現放着一位西洋安琪兒似的夫人在那裏等候着他早些回去一同吃晚餐咧若不是爲雨所阻他此時早已

爲女中丈夫（新舞臺曾編此戲）是不可以無傳紅娘居梅龍鎮鎮居華

容道上去新安驛實不數里嫁與鄧

億南鄧遇九花娘一見傾心遂效王有道休妻故事紅娘自悲遇人不淑惟以紅蝴蝶及獨鶴濟羣新編之紅雜誌爲其閨中膩友而予爲紅娘作傳亦爲社會之借鏡云

回到家中投入夫人的懷裏親那小別重逢的熱吻了如今兩地相思欲歸不得可憐他在此焦煩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你們還不快來安慰安慰他嗎

說罷一陣陣哈哈大笑引得旁人都圍攏了來共同放出許多笑謔的聲浪把那位慘綠先生弄急了便極力辯白道「我若是真個這樣的想念夫人我不會就破費一塊錢坐黃包車急急的跑回去嗎下雨的天悶坐在這裏誰也心焦得很爲什麼單派我是想夫人難道你們諸位家裏就沒有妻嗎

這個「妻」的問題剛剛道出便重新勾起這一屋子小說家滔滔不絕的談鋒旁邊拾着一個很好的小說題目似的誰都要發揮幾句就有一位和慘綠先生十分契合的時新館主搶上前來替慘綠報復將適才取笑慘綠的人也取笑一下道「談起一塊錢坐黃包

（吳歎）

贊成

## 新舊婦女對山歌

△開端

八月裏的桂花陣陣子個香。張家娘遇見了李家娘。張家娘娘是個新風新水新呀新人物。李家娘娘是個舊門舊戶舊呀舊娘娘。一等人自有一等的話。一種花自有一種的香。你笑我來我笑你。各人自有各心腸。你唱我來我唱你。山歌唱得鬧洋洋。大家不肯來饒讓。宛比舌劍對唇槍。山歌裏面唱的是啥個話。諸位呀。拉長耳朵仔細聽端詳。

車的事來我却有些替駢六先生難受。諸位誰不知道駢六是詞章家而兼小說家咧。他的作品又典雅又香濃。書局子裏謹都肯出重價收買他的稿子。他每年的進賬也就很可觀了。只是他家裏的夫人厲害得緊。常常說要筆頭的男子們是不會理家理財的。他雖是個女子却是個女經濟家。很會支配錢財。料量家用就向駢六先生提出一項要求。將一年三百六十日賣稿子的錢完全由他派人擎圖章挨家去收。收了來又自然是歸他保管。不想他還是一位女交際家。除了在家庭裏支出一筆衣食住經常費用。好教駢六先生舒服。舒服在家吃飽了寫寫完了。以外其餘的錢都由他一大把一大把擎出買華麗妝飾品打扮成閑太太模樣。成天成夜在外面穿門走戶看戲抹牌。交際個不亦樂乎。還說是體貼丈夫。怕在家攬亂他的文思。所以才讓他一個人在家清清靜靜關起門做稿子。有時

新舊婦女對山歌

小說家之妻

六

△張家娘娘唱

院子裏的桂花開來滿呀滿樹金  
天足的女子真開心 漆皮的鞋子  
走得登登閣閣的響 又是穩來又  
是平 野蠻的婦女愛呀愛把腳來  
裹 裹得好像一對水呀水紅菱  
走起路來嚙呀嚙好相 一步化作  
三步行 扭頭扭腦真呀真難看  
搖手搖腳忒呀忒伶仃 出盡你的  
乖來露盡你的醜 宛比是封神榜

交際費告了缺乏便又常常在家逼着駢六先生快些加工趕造好  
急急拏去變錢以爲是會者不難難者不做既然隨便拏筆一揮畫  
上許多蚯蚓都可以論千的數字整塊的拏錢又何妨多畫上幾千  
萬條蚯蚓多變些錢來孝敬紅中白板菜飯公司祇是駢六先生有  
時懶得動筆要說什麼惜墨如金有所爲而後作教夫人權利上受  
了損失便登時會觸動闖威耳提面命逼他立刻着筆限時交卷真  
好像工場中監工的一般定下二十四小時的勞動制還嫌工時太  
少出品不多呢但是談到勞動報酬上却輕易不肯給一塊錢與駢  
六先生恐怕他今天就想花一塊錢坐車回去上工荷包裏也不見  
得有咧

裏的姐呀姐己精

△李家娘娘答

談到這把個駢六先生說得羞的抬不起頭來似乎還另外有一種  
感觸所以連分辯也顧不得了旁邊有位叫淚公的多愁善感忽然

院子裏的桂花開來滿呀滿樹銀

慨嘆起來道「這位夫人把小說家三個字看錯了。天地間只有什  
小腳的女子最正經。走起路來裙風不動能呀能有樣。走到人前必

必文放浪的婦女愛呀愛把腳來放一雙綽板嚇呀嚇煞了人。走

起路來喫呀喫好相。橫衝直撞像充軍。強頭強腦真呀真難看。露膀露腿阿要難爲情。出盡你的乖來露盡你的醜。褲脚管裏鑽出兩條鱸呀鱸魚精。

△張家娘娘唱  
院子裏桂花開來滿呀滿樹黃。解

了。一屋子的小說稿子真成了一個小說的家了。到底也賣不出多少錢來不過苦了駢六先生一個人罷了。」

然而另外也還有一個與駢六要好的筆俠先生在旁甚不服氣却又有數駁時新館主道「得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你怎麼只會張着嘴說人像你那個新派的家庭現放着一位讀書識字女學生式的夫人你也未見得有好日子過。你不是喜歡做言情短篇嗎。你夫人認得字在那稿子未曾送出去以先必得先經他過一回目和內地督軍署先夜派員到報館裏檢查上版的新聞底稿一般看見你描寫一種男女戀愛每每起下疑心吃下無名醋總猜疑那小

### 新舊婦女對山歌

小說家之妻

八

放的家庭像呀像天堂。男女平權半効。八兩嘛呀嘛輕重。夫不壓妻來姐不讓郎。頑固的婦女埋在深深地獄裏。永遠不得見呀見天光。

天字出頭萬事全讓夫呀夫做主。

只懂得燒茶煮飯汎呀汎衣裳。

嫁隻雞來服服貼貼就叫雞呀雞做主。嫁隻狗來情情願願就叫狗呀狗做郎。說不盡的乖來話不盡的魂。宛比喫了一碗迷呀迷魂湯。

△李家娘娘答

院子裏桂花開來滿呀滿樹芳。詩

說中的男子就是你那女子却是你另外的情人一陣不願意就拏起幾頁稿子一把撕成粉碎還得逼着你從實招什麼供好容易解釋清楚供可以不招了那小說却萬免不了要把筆重新改造所以有許多朋友深知道你家庭中有這番苦處的都笑你家內現頒布了一種妝台出版法咧可憐你自己的言論都不能自由還道人家的短長做甚。

這妝台出版法五字在還緝上新穎得很。一時聽衆又都鬨堂大笑。有一位兼做報館通信員的大筆生說：「這個法子若是被摧殘輿論的政府中人聽了去花一筆重價將一干新聞家著作家的夫人通同收買了每人發一本出版法教他們暗中監督干涉丈夫的言論那才是新聞界著作界上的一種大危險咧。」

大筆生又接着嘲笑那筆俠先生道：「先生……你家裏雖幸而沒

禮的門戶像呀像天堂。三從四德聽來般呀般般熟。不出中庭不出堂放浪的婦女埋在深深地獄裏。

永遠不得見呀見天光。今朝結婚明朝便把婚呀婚來解。大律師請得碌呀碌碌忙。一生弗曉得要姓幾呀幾個姓。一世弗曉得要嫁幾呀幾個郎。說不盡的乖來話不盡的醜。宛比拿根青竹掏呀掏坑缸。(濟羣結)八月裏格桂花開來陣陣香。兩位娘娘大家弗要馨。我來從中說句公呀公平話。一个半斤一个是一兩。

有識得字的夫人但是越不識字的女子是越愛多疑越會嫉妒的。你多情任俠自命不凡有一次社會上有一個被人遺棄的婦人找到你家門上來求你出見你讓他到樓下廂房裏坐問他的來意如何。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說怎麼受了一個薄倖男子的騙如今被人遺棄了仰慕你小說做得好特把這段慘史詳詳細細細告訴你求你替他做一篇小說發洩發洩心中的悲苦并教世界上一般可憐的女子們知道在情場中有所戒懼誰說他這種請求不正當咧你又是個任俠的人自然就滿口應允下來不料你夫人躲在外邊聽了。戶縫裏偷聽了一個清楚又見你與一個不相識的婦人恁地談得這般親熱便不由從心坎裏酸溜溜的老大不願意等到那婦人再三向你道謝告別你送他出門以後你夫人便與你尋起相罵來說你吊那婦人的膀子隨便怎樣那篇小說是絕對不許你下筆的了。

可笑你失信與那婦人砸了俠客的招牌不算還惹了三天三夜的閒氣勸你往後還是留着嘴說自己罷

歌場閒談 醒民

筆俠不服也反譏那大筆生道『你好……你仗着兼做新聞通信常常與政界中人聯絡你夫人一心盼望你做官就反對你再做小說賣聽說你每每要動筆做小說的時候你夫人總在一旁噓哩咾嘯罵你不長進這是那一門的小說家左不過像茶館裏瞎造謠言說平話的先生罷了恭喜恭喜你有了這位見高識廣的夫人決不美則猶有遜於豔秋者余不觀豔秋與我們賣小說的爲伍了』

這兩句話說重了點他兩位幾乎要紅起臉來了涙公先生上來解輒詢豔秋近日技藝然皆悉其胸臆任其愛憎各據一說言人人殊譽之多少穿得多少不拘那一行辛苦去弄錢越多越好無非是爲者且謂蘭芳或猶有遜色毀之者則看家裏有妻子小說家也是一樣尋常的人自然也免不了這妻

謂身長嗓暗並李連貞亦不若余於譽者固覺其阿諛失當而對於毀者亦信其妄爲黑白夫技藝爲萬人所屬目而輿論之懸隔乃至如此黨同之風長世無公道矣遊天白黨之新健將也生平未見豔秋輒作醜詆必

謂不若白牡丹是誠所謂井蛙不知有滄海者耳以余數年前所見雖與小梅尙分甲乙已足睥睨一切壓倒儕輩是時修短合度體態輕盈今縱身材驟長然古稱身長玉立碩人顧頤則長身亦美人一種風格未足掩一樁麻煩的功課了

室之累了那些不懂事的婦人不知道做小說混飯的艱難胡亂來吵擾自己男人做小說的頭腦或是把這種頭腦當造錢機器一天盡逼迫督促着想多擠出些錢來這都是小說界前途的不幸足以影響到小說的出品日趨出于敷衍不長進只求能騙得出錢來供夫人花費就算達到目的我們大家感嘆還來不及那裏還可取爲笑談咧

於是便有人問淚公先生道「那麼你的夫人又是甚等樣人咧」淚公答道「不瞞列位說拙荆却也會做小說一樣可以賣得出錢來分担家庭的費用只是一樁他的作品總非得經過我潤色一次不可我也是常常頭疼我自己多做一篇另起爐灶還沒有改一篇的費事咧然而他喜歡博取個女小說家的令名我就不得不平添

歌場閒談

小說家之妻

一二

其全美也。至於嗓子雖似遜前，然韻味婉折亦當。前後銖鏘以余所見聞。

於藍秋者，度之視小梅固不如餘子。

則不足抗手也。然猶怪其狗梅太深。梅固足法邪？設其能宗石頭之唱師瑤卿之做孤進不已返然歸正，則其所得又豈僅爲小梅之繼席而已哉。

理想之中了。

只有坐在屋角裏一位常川駐宿在俱樂部的浮萍先生。他卻絲毫不在意。因為他守着獨身主義，并沒有妻。有時他做一篇言情的小說胡亂用一個女子名字。他也和淚公先生一般指給旁人看。說是他的妻做的。究竟問他的妻在那裏。他又笑而不答。大概是住在他

小翠花之效。田桐秋芙蓉草之摹崔靈芝。皆能得其全體之美而無瑕疵。可摘近芝。既溷廁劇場。僅圖溫飽。草亦舍其所學。專事二竇。則後起中足。爲規型者。翠花而已。桐秋以善浪名。

這樣說來說去。把那位新婚的慘綠先生說得不寒而慄。心中狐疑。着不知他的一位小說家之妻將來是甚等樣子。還是有益于他咧。

還是有害于他。

翠花亦以善浪名人。病翠花過浪殊不知此。卽得力。桐秋精微處耳。斌慶有小桂花者。姿妍態美。後輩優秀。翠花之妹丈也。演劇不善浪。因力摹翠。

花聞近來神致煥然。嬌媚流利。此固由於材質敏慧。亦因巧於用短。自知之明。桂花之虛心。不盈。翠花之教授。不嫉。並伶界不可多得者。當兩美之。特爲表出。以爲淺俗之伶勸。

紅娘奉了鴛鴦小姐之命。傳遞柬帖兒去。約張解元前來相會。呀的一聲。開動了角門兒。嬌嬌婷婷。款款盈盈。低着頭兒。徑向後花園行走。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兒。抓住茶靡架。一路自思自量。自言自語。他道這一封書端的是會親的符籙。那二十三歲不曾娶親的儂角。見了不知歡喜到怎麼樣地步。一定要謝天謝地。謝我紅娘。一定要向我說道。紅娘姐多蒙你做了撮合山。成就了小生的燕侶鴛儔圓滿了小生的鳳交鸞友。改日辦一片至誠心送你一份謝媒紅請你一席謝親酒。紅娘姐。紅娘姐似你這般的至仁至義。大恩大德。教小



## 毫毛變相

程瞻廬

其一 鞋襪問題……女子之

目光

有人來問我道。常見一班時髦少年。狠考究脚的裝飾。對於鞋襪一項。直是不惜工本。一雙襪。一對鞋。貴重的。竟值得幾十元。就是普通一些。也一定。要穿一雙絲襪。裝得雙趺楚楚。像好女子一般。竟有人用着脚套。把脚縛得尖尖的。令人看起來。娟娟可愛。他們究竟抱着什麼心理……答曰。可見這班時髦少年。平日對于女子的心理。狠有研究。大凡女子的。

生粉骨碎身。不能報你萬一也。啊。張生。張生。你的人品。你的志行。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我不圖。你的謝媒紅。我不貪。你的謝親酒。張生。張生。……道言未畢。驀聽得茶靡架後。樹枝兒颼颼的作響。紅娘喜道。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敢莫這俊角兒跳過粉牆來也。待我輕輕問一聲。者來人可是張相公麼。說時遲。那時快。陡見樹林背後。託地跳出一個黑凜凜彪形大漢。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把紅娘嚇得呆了。渾身簌簌也似的抖動。兩隻小金蓮恰似釘在泥地上。一般休想移動。分毫。那大漢喝道。兀那鳥女子。甚麼張相公。張相公的混叫。我老爺不姓張。卻姓李。梁山泊上黑旋風李逵。又號鐵牛。便是我。你說的張相公。是誰。敢莫是我的兄弟。浪裏白條張順。你貪着他一身雪練也似的白肉。約他在這裏。相會兀那鳥女子。你快從實說來。若有半字虛假。老爺的板斧不認。

目光自下而上。男子的目光自上而下。男子看人先看頭後看身。最後看腳。所以叫做自上而下。女子看人先看腳。後看身。最後看頭。所以叫做自下而上。女子怕羞常常低頭。所以看起人來自下而上。他們時髦少年知道這個意思。脚上的鞋襪自然要格。外考究了……

### 其二 吃飯問題……吃飯要

搶的

有人來問我道我看無論什麼人在家裏吃飯。或是一兩個人狼寂寢的。

得人吃我挖擦地一斧頭包管斫下你的下半截來。李達說了許多話。紅娘卻不則一聲。單把兩隻眼睛直瞪瞪的瞧着黑旋風。只是發怔。李達好生詫異。把右手的板斧併在左手裏一起拿了。騎着兩個指頭去那紅娘額上一點道兀那鳥女子……道言未畢。紅娘驀地裏向後栽倒。桃腮似土。檀口無言。多分是不能活了。李達道阿也。這般鳥女子和潯陽江上的婆娘一般。嬌嫩輕輕。一點便倒了。似我鐵牛般的身子便是四大金剛的拳頭也打我不倒。當下哈哈大笑了。一陣忽又轉念道。不妙不妙。我這來奉着軍師之命訪請公孫勝下山。怎麼闖入了這所院落。嚇死了人家一個鳥女子。畢竟這個牛鼻子的公孫勝躲在那裏。我若大聲喧笑。吃他聽得暗暗地逃走了。須不是要想定主意。便倒提了兩把斧頭。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將進去。約莫走了五六十步。卻隱隱聽得有人念誦甚麼經號之聲。李

時候吃飯憑你滿桌珍饈總覺肚子狠。吃不下許多若是七八個人團聚一桌桌上放着三四樣狠麤劣的菜大家便放胆大嚼添了一碗又一碗似狼吞虎嚥一般人家看他們這樣好吃狠覺詫異以爲這樣麤劣的菜他們不一會兒就似風捲殘雲的一吃了他們的胃口一定是很好的誰知備了盛筵請他們一兩個人去吃這兩個人的胃口就不好了肚子也小了飯便吃不下了這是什麼緣故……

達肚裏尋思那便被我覓着了原來這牛鼻子躲在這裏烏做聲般的念甚麼烏佛待我乘他不備大踏步闖將進去不問情由背了他便向外跑李達躍躍欲試的當兒那裏面念經的人坐在禪床上正有些意馬心猿拴縛不住你道這人是誰卻不是公孫勝原來是攏翠庵裏的妙玉那天自從在瀟湘館外聽琴回來坐上禪床再也不能斷除妄想趨向真如那時雲影橫空月華如水屋上兩隻叫春貓兒一遞一聲的嘶叫猛想日間寶玉口中說甚麼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不覺一陣心跳耳熱霎時間神不守舍這隻禪牀只是恍蕩不止驀見窗外黑影一閃亂地逃進一個強人手執着兩把明晃晃的板斧妙玉嚇得發暈做聲不得李達把板斧插在腰裏騰出手來把妙玉背在身上道一聲公孫勝你待躲向那裏去也重又跳出窗外沒多片刻早把妙玉背出了園門走不到三五里

答曰。這可見吃飯要搶的。搶來吃的。飯加倍好吃。不是搶來的飯便不好吃了。所以現在的軍閥呀。政客呀。以及社會一切的大人先生們都要搶飯吃。軍閥搶飯殺人盈野。政客搶飯顛倒是非。一切人物搶飯壞良心。爭權利……那人恍然大悟道。哦是了。所以我看馬路上癟三的搶飯加倍好吃……

### 游戲場說書之今昔

鄉下人

游戲場說書之今昔

路忽然人聲呐喊。火把照耀。山坡裏轉出一輛四輪車。端坐着一位先生。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乃孔明也。李達那裏認識。甚麼的說道。無知狂夫。跳梁草寇。此時不降。等待何時。李達也不知他嘈些甚麼。暗想這鳥道人真疲賴。不給他吃些痛苦。怎識我鐵牛的利害。便把背上的人向着地上一撩腰間。拔出兩把板斧。照準孔明的頭顱劈面砍來。在這危急的當兒。卻聽得半空一片笑聲。有一位火眼金睛的怪佛。騰着筋斗雲。挾着金箍棒。把手搭涼棚。瞧得清切不禁哈哈大笑道。老孫弄這頑意兒。實在有趣得很。說話的不是別人。卻是齊天大聖孫悟空……小子做這篇小說。算得荒乎其唐。西廂。

毫毛變相

一七

三十年前之仕女消遣。舍聽戲外。以聽書爲正宗。故說書一業。在當時實較他項游藝。略覺高尚。一籌。該所謂「萬相冊爲王」。又曰「好戲子不若邱說書」。等是也。二十年前之說書。漸與唱灘簧等伍。價值日落。十年以來。游戲場興。說書之魔力。反不若「蘇灘」「常州灘簧」「無錫灘簧」。「四明文戲」「申曲」等。能號召座客。於是說書之聲價。反亞於若輩。雖曰物極必反。然而爲說書者。亦感慨今昔矣。他姑不論。僅就游戲場言。

記。接入水滸傳。水滸傳。接入紅樓夢。紅樓夢。接入三國志。三國志。接入西遊記。甚麼紅娘李逵。妙玉。孔明。孫悟空。都混合在一起兒。胡鬧。起筆不難。難在收筆。便是荒乎其唐的文章。也要有個荒乎其唐的結束。列位看到這裏。定要說你貪着一時筆下熱鬧。把這幾個不倫不類的人。都拉上了臺。一個紅娘。嚇死在園中。一個妙玉。丟棄在路旁。一個李逵。揜動板斧。一個孔明。坐在四輪車裏。一個孫行者。在雲端裏。哈哈大笑。上臺容易。下臺難。看你用着甚麼法兒。把這幾個人送下臺去。小子卻道。把這幾個人送下臺去。一些兒不難。小子請出這位齊天大聖。便是預備做這篇游戲小說的收筆話。既表明接說。大聖在雲端裏把手一招。只見嚇死在園中的紅娘。丟棄在路旁的妙玉。揜動板斧的李逵。坐在四輪車裏的孔明。都一一回復了原形。原來這四個人。都是大聖身上的毫毛所變。大聖收回了毫毛一個。

樓外樓發軔之始。以說書灘簧爲游

筋斗雲翻向十萬八千里外去了。

藝主宰。新世界因之。特闢一處以安頓說書。大世界亦然。先施樂園。尙循此例。是游戲場並未輕視說書。說書

苟能兀峙不敗。則其聲價斷不致爲

本灘文戲等。得佔優勝。無如爲說書

者。一入游戲場。此一句鐘之功課。咸視爲兒戲。較之書場上精神減色倍蓰。衆之遊遊戲場者。中等社會居多。其遊藝程度。僅足賞申曲文戲。不足

聽說書。初時尙有資格略爲高尙者。仍主張聽書。久之。彼下作游藝勢力。

楓隱云。紅娘妙玉李達孔明。既係孫行者之毫毛變相不知篇中之孫行者。又係何物變相戲以質諸瞻廬瞻廬云。此管城子之毫毛變相也。



## 時髦稅

徐卓呆

有納稅的義務。便有納稅的權利。這是一定的話。然而近來竟有有納稅的義務。沒有納稅的權利了。這是什麼稅呢？那義務權利對待。

日形膨脹。即彼一部份之高尚游客。亦同流共污。是則遊客負說書。說書負遊戲場之抬舉矣。或嫌余言爲妄。試覘大世界今日之說書。有等於無。新世界雖仍闢一處。其力亦駁也。

新笑林三則 暗廬

孔子奶奶不識字

某名士。胸羅萬卷。而其妻則不識。一了名士。中心快快。恆引爲生平憾事。其妻徐語之曰。君之才學固博矣。以

的。是一。種。普。通。的。稅。是。一。種。有。形。的。稅。現。在。我。所。說。的。無。權。利。的。是。一種。不。普。通。的。稅。并。且。是。一。種。無。形。的。稅。什。麼。叫。做。無。形。的。稅。這。倒。沒。有。聽。得。過。什。麼。人。發。明。的。呢。發。明。的。人。多。得。很。發。明。者。就。是。抽。稅。者。發。明。的。大。概。成。功。沒。有。失。敗。的。所。以。發。明。人。都。發。了。財。了。不。過。他。們。發。明。了。這。一。種。無。形。的。稅。不。但。只。願。自。己。抽。那。苛。稅。還。祕。而。不。宣。不。肯。公。然。告。訴。人。家。實。際。上。竟。在。那。裏。公。然。抽。稅。因。此。世。上。的。人。去。納。稅。的。雖。多。要。曉。得。世。上。有。這。一。種。公。然。之。祕。密。的。無。形。稅。的。竟。可。以。說。得。是。沒。有。一。個。人。那。麼。你。這。做。小。說。的。怎。麼。會。曉。得。呢。諸。君。須。知。道。他。們。發。明。家。祕。而。不。宣。的。無。形。稅。世。上。居。然。被。一。個。人。發。見。了。發。見。這。無。形。稅。的。人。並。非。別。人。就。是。做。這。篇。小。說。的。我。

比孔夫子畢竟誰高誰下名士曰惡是何言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余何敢與孔子比其妻曰君既不若孔夫子則吾不識字亦復何礙君不聞孔夫子奶奶尙且一字不識耶某名士愠曰汝何由知孔夫子奶奶不識字試告我以不識字之證據其妻反唇譏之曰君何由知孔夫子奶奶一定識字試告我以識字之證據名士竟爲之語塞

恐怕發生很古怎奈我到現在纔發見當初也沒有像我那麼一個  
人發見過所以不可攷了直到這無形稅發明後不知經過了多少  
年月纔被我發見因此已往的年代只得用代數中的一個X去代  
替他了從今天我發見起就算一個新紀元罷他的歷史如此講到  
實施的地方那是恐怕全地球上無處不有不過越是繁華的都會  
他那無形稅更來得苛更來得種類多更來得次數密在那些荒僻  
一點的市鎮這稅也不是沒有單單來得寬些種類也少些次數也  
稀些罷了上海一埠竟可以說得是中國抽這一種無形稅的最大  
最盛之區那實施的方法又各各不同都是一班虛業家和僞資本  
家假經濟家在那裏各自用着腦力用着心血想出那比衆不同的  
抽稅法來倘使人云亦云模仿他人到底納稅的人就很踴躍收  
不到多少金錢了總之愈比人家特異那納稅人就非常熱心肯拋

### 淚痕瀆透之書

余戲語友曰何種之書常有淚痕瀆

透。友。曰。莫。如。哀。情。小。說。余。曰。時。下。之。  
哀。情。小。說。真。能。引。人。涕。淚。者。殊。不。多。  
見。斯。言。未。可。爲。定。評。友。曰。然。則。莫。如。  
紀。述。國。恥。之。種。種。痛。史。余。曰。讀。痛。史。  
而。灑。淚。固。屬。心。理。所。同。然。淚。痕。未。必。  
一。定。瀆。於。書。籍。之。上。友。思。索。久。之。舍。  
此。二。者。以。外。竟。不。能。再。下。一。答。語。余。  
曰。透。學。兒。童。捉。入。書。塾。攤。書。在。案。聲。  
淚。俱。下。大。中。三。百。千。(謂。大。學。中。庸。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也。)化。做。承。  
淚。盤。字。裏。行。間。常。被。淚。點。兒。打。個。透。  
溼。也。

了。身。家。財。產。來。納。稅。的。你。想。這。魔。力。大。不。大。所。以。方。法。如。何。倒。是。這。  
一。種。無。形。稅。的。最。重。要。關。鍵。再。講。到。納。稅。的。人。是。些。何。等。樣。人。那。是。  
差。不。多。個。個。去。納。人。人。有。稅。十。人。中。竟。只。有。一。二。個。逃。避。得。了。不。過。  
那。八。九。個。逃。避。不。了。的。也。有。輕。有。重。有。多。有。少。就。地。方。論。自。然。上。海。  
最。重。最。多。就。年。齡。論。可。算。年。輕。人。最。重。最。多。就。性。情。論。應。說。愛。虛。榮。  
的。人。最。重。最。多。就。性。情。論。當。推。婦。女。最。重。最。多。那。麼。照。這。四。層。意。思。  
合。併。看。看。可。以。斷。定。說。是。上。海。的。年。輕。時。髦。婦。女。納。這。種。無。形。稅。更。  
來。得。重。而。且。多。了。因。此。我。替。這。種。無。形。稅。取。一。個。名。叫。做。時。髦。稅。  
我。這。麼。抽。象。的。說。着。恐。怕。讀。者。諸。君。覺。得。太。摸。不。着。頭。腦。罷。那。麼。待。  
我。來。用。具。體。的。說。明。要。具。體。的。說。明。時。必。須。有。一。個。人。物。如。今。我。且。  
擊。一。個。模。範。的。納。稅。人。來。說。給。諸。君。聽。罷。這。位。模。範。的。納。稅。人。我。自。  
然。祇。好。舉。一。個。上。海。年。輕。的。時。髦。婦。女。方。始。可。以。叫。他。代。表。時。髦。界。  
然。好。舉。一。個。上。海。年。輕。的。時。髦。婦。女。方。始。可。以。叫。他。代。表。時。髦。界。

貝戎書生與詩妓

有貝戎書生者以肱篋起家翩翩如五陵年少肥馬輕裘日馳騁於胭脂坡下偎紅倚翠意興甚豪尤與某詩妓結不解緣一日春光明媚簾閒晝靜妓忽動詩興因語貝曰余懷渺渺可詠可歌貝應聲曰妙手空空如攜如取妓曰吟風弄月幸勿負此韶光貝曰換日偷天何妨試余薄技於是並坐棗花簾下彼此聯吟一則不脫詩妓風流一則總露偷兒色相其詩如下

中種種思想他納稅的總額卻不能列入第一二流人物中僅僅是一位中等人家的婦人論資格很夠不到做模範人物很夠不到叫我屏棄了第一二流人物單選拔他一個中下資格來做標準無奈我一來因為他家況不很寬裕尚肯竭力報効熱心人我們不能不獎勵獎勵他二來我在上海多數納稅人中獨對於此人最為詳細因此請他出來做一個納稅人的代表了這人叫做蔣二奶奶聲名很大一班戲館案目大餐館西崽大旅館茶房和幾個出風頭汽車夫綢緞店裏夥計無有不認得他的那麼他很闊了他是個富家女眷麼不然他家裏住在閘北某里只做得一幢房子連一個過街樓他家無恆產丈夫在鐵路上辦事的每月薪水只有一百二十元娶了他三年來已經在這位夫人身上負了五六千元的債了這錢那裏去的無非是供他夫人去納稅了夫人也沒有什麼別的缺點就是

## 豈不大快

時 髮 稅

二四

柳花朵朵逐人飛（詩妓）七尺牆。  
高不用梯（貝戎）放下簾鉤低拂  
燕（詩妓）掘開壁洞暗偷雞（貝  
戎）黃鸝枝上類驚夢（詩妓）黑  
狗門前亂咬衣（貝戎）嫁得才郎  
儂願足（詩妓）大家喚爾貝戎妻。

（貝戎）

## 豈不大快

楓隱

蚊子。哼。蒼蠅。嗡。吮人膏血。擾人。  
睡濃西風。一起匿跡消蹤。耳根清淨。

愛學時髦要學時髦那末所有關於時髦上的種種無形稅就不能。  
不納倘使不納或者遺納那就要被一班時髦的人瞧不起差不多。  
將他除去時髦頭銜把他拋出時髦圈外就此與時髦脫離關係將  
來再想重入時髦圈中非更有一番努力與報効不可咧你道這一位蔣二奶奶我怎麼能夠深知其細可以把他的起居講給你們聽。  
因為我與他略帶一點兒遠親所以我認得他與他很熟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眼中我與他是什麼遠親呢說來話長諸君且聽好了。  
那蔣二奶奶是我表弟的內侄的母舅的侄孫的岳父的乾兒子的堂叔叔的小阿舅的姑母這一頭親可以說得是極遠的了然而這叫做室逼人遠親雖遠近來他家住在我舍間隔壁了不是我很能曉得他家的納稅情形麼。

蔣二奶奶與他丈夫蔣賓如是不很會面的賓如朝晨八點鐘起來。

魂夢甜釀豈不大快

年夜歲底討帳人來其勢汹汹科我  
弗回一疊鈔票攢得滿檯得罪叨光

明年再會豈不大快

茶寮品茗俗客滿檯撲克麻雀信口  
亂談一聲大喝替我滾開抱頭鼠竄

永遠弗來豈不大快

冬烘聚會滿口掉酸之乎者也別字  
連篇糾糾壯士臂攘袖指請君雞肋

試我尊拳豈不大快

守財僕奴盤剝重利拆人骨肉佔人

田地症犯急痧雙眼永閉出個敗子

### 豈不大快

### 時髦稅

二五

九點鐘出去辦事正午回來吃了飯再去下午五點鐘回來奶奶要  
下午兩點鐘起床三四點鐘梳好了頭先問問今天是什麼菜娘姨  
說出來他聽得對胃口便叫娘姨開飯吃完他獨自出去了若是小  
菜不配他老胃他就餓着肚子出去吃什麼東西充飢臨時再定蔣  
二奶奶先到遊戲場去但是他客氣得很同時又規矩得很並不坐  
定不過穿一穿到一到罷了他是買長票他既納了這項釐稅自然  
要來走不過他並沒有什麼墮落的思想要想去認得一班摃兒  
他的目的單想參攷參攷出入的幾個遊戲場裏活動陳列品看看  
那些時髦婦女穿些什麼衣服是怎樣一個打扮像我這麼一身能  
不能勝過他們或是已經要失去流行色彩我明天到大馬路拋球  
場去剪料便有了一个標準了

有幾天游戲場裏上人頭的時候不很早他便把逛游戲場的時刻

豐不快

七裏完矣豈不大快

雉妓拉客街頭躡躅皮肉生涯脂粉  
地獄禁娼令下限期清廓妓女從良  
老撾驅逐豈不大快

共和十載猶拖豚尾自命遺老內容  
令鄙剪辮令頑齊根割棄歸家痛哭  
如喪考妣豈不大快

看大出喪擁擠弗開前清銜牌擺得  
滿街傾盆大雨海倒山排拖泥帶水

覓女呼孩豈不大快

熱鬧市廛房屋櫛比空氣汙濁街道  
擁擠一場大火燒成白地違章改造

時髦稅

二六

移後先到大馬路走走踏進綢緞店裏與張先生談談近來流行些  
什麼料什麼顏色什麼花頭張先生就滿面堆上笑來一樣樣說給  
他聽他到後來便剪了幾件衣料好得不付現錢那是分三節將總  
稅額一時納的這一項時髦稅要算是最便宜最上算最公道了因  
爲是有東西拏回去的此外的稅大半是非但沒有東西拏回去并  
且連收條都沒有一張的倘使要買洋貨那是一定要請教兩家百  
貨大商店了他們那裏是專替外國人銷貨色的可以稱得是外國

工廠的機關舶來品的推銷部蔣二奶奶一踏進去先在各層樓兜  
一個圈子然後到洋貨部裏來與那店員小朱談笑剪一點衣料順  
便看看往來的女客是怎麼一種打扮自己也在那裏坐坐給大家  
看看俾得交換知識

禮拜六坐着汽車到江灣去看跑馬同去的無非是他幾個要好朋友

交通便利豈不大快。

武人政客搗亂政局國基飄搖人民受毒虎疫發生悉登鬼錄政治修明天地清廓豈不大快。

良朋久別天各一方魚沈雁杳近况莫詳一旦叩門聚首一堂縱談竟夜

剪燭西窗豈不大快  
海上雜誌紛然並出如筍怒生如葩春苗紅雜誌興壓倒一切語語滑稽我心先得豈不大快

讀閣下妙文句句爽脆如聞并剪如食哀梨豈不大快。（濟羣）

友什麼唐三小姐劉姨太太等人物平日他們幾個人不是在各處熱鬧場中亂逛總是在唐三小姐家裏打牌有什麼有興的事便約了同去納稅禮拜六禮拜日夜裏預先打電話給第一台案目巧生叫他留一個包廂有時出了什麼新的戲或是諸葛亮捉姦或是姜太公做親也要在末包或二包定好位子他們必定回回去納稅從沒有一次不到夜飯稅總在一品香納的

以上那些都是通常稅是平常日子去納的差不多天天可納最不熱心的一禮拜總要納一次再少些便不成話了就要在時髦圈中跌出去追不上一向平等地位的人咧抽那些通常稅的人心一點不凶你願來納則納不願納也不來催你的其次是一種定期稅譬如到了什麼時候必定要乘着汽車到龍華去納稅幾次到了什麼時候必定要乘着汽車到半淞園去納稅幾次到了什麼時候該到

著作家之齋名

鄭逸梅

普陀朝山納稅到了什麼時候該到杭州燒香納稅這些定期稅比通常稅來得厲害些倘使到期不納除非是你生病否則總有些對着人說不出口

著作家之齋猶工人之製造廠也。或曰樓或曰館或曰室或曰閣其餘廬也龕也庵也軒也舍也簃也不一而足總之皆齋而已矣然齋名都加以色澤有莊重者有談諧者有絕艷麗若有美一人呼之欲出者爰錄以寄老友濟羣俾刊諸紅雜誌以饗閱者紙帳銅瓶室

最厲害的是特別稅那與通常稅定期稅等的照常辦事不同與那外國人殖民地的人頭稅相仿大概人人派得到他們那種特別稅不一定是什麼時候做的不一定用什麼方法的必須要那抽稅人用盡腦力絞盡心血想出一個十拿九穩的抽稅法來可以告示一出大家就蜂也似的擁上來納稅總稅額能夠收到預算以上有了這種計劃他們纔肯下手做這麼一次那麼這方法很難一定不可多得罷不然他們那些苛稅家竟無日無夜在那裏挖空心思的想怎麼會想不出呢你看李雪芳來了大家去納稅啊梅蘭芳來了大家去納稅啊新出了什麼影戲片了大家也趕緊去納稅你也

主兼雙梅花龜主鄭逸梅識。（逸梅不敢自稱爲著作家。然又不甘自沒其雙料之好齋名。遂寫於此。一笑。）（隨意錄來不分先後）

包天笑、「秋心閣」

嚴獨鶴、「橫芳館」

袁寒雲、「龜盦」、「翠齋」、「佩雙印館」

何海鳴、「求幸福齋」

周瘦鷗、「紫羅蘭庵」、「紅鵠啼瘦樓」

李涵秋、「沁香閣」

著作家之齋名

時 魏 視

二九

想一個方法來抽稅。我也定一個方法來競爭。一班納稅的人應接不暇。正在東奔西趕忙得不了的時節。兩家百貨大商店要抽特別稅。咧限三禮拜一律納清。比李壽芳、梅蘭芳等限一兩個月的催繳。稅銀的規則更凶。其他各種特別稅要想用新奇題目。正在籌畫中。的還很多很多。不過尙未發表罷了。

納稅人與納稅人相遇第一句先要攀最新鮮最時髦的納稅題目。來做話題。問道：你某處去過了沒有？他問這一句話一來是表示我自己提足先登。早已納過稅了。二來是試試對手人熱心的程度。如何時髦的資格。如何倘使這對手人竟沒有去那豈不是大大的丟臉。從此要在時髦界中除名了麼？所以誰也不願落後。個個要奮勇爭先去納稅的。你想蔣二奶奶因為案目慶寶弄得不道地。梅蘭芳登台的第一夜沒有給他定着位子。第二夜已經只弄到了一間第

林琴南

『畏廬』

『寒鶯艸堂』

孫雁翼

『硯耕廬』

許指嚴

『奢摩他室』

吳癯庵

『秋魂室』

徐天嘯

『枕霞閣』『春鵠室』

徐枕亞

『嚼墨廬』

吳雙熱

『簫引樓』

葉楚愴

『弄潮館』『鐵昔樓』

袁百柄

『瓊華館』

陸澹盦

『冰廬』『花好月圓人

施濟羣

『壽之室』『抱琴軒』

二排的包廂蔣二奶奶真何等失望何等坍台叫地氣不氣呢回去足哭到了天明後來幸虧特別的納着一項大稅索性定了一個月的包廂方始把面子找了回來將納稅人資格依然保住

蔣二奶奶一身担负的重稅不小的他的財產無非靠着丈夫每月一百二十元的薪水這那裏夠呢他也不管夠不夠要錢的時候只管

向丈夫要就是了他們夫婦二人的起臥時刻差得太多往往同睡一床數日不見面的蔣二奶奶每夜半夜裏回來他丈夫已在那裏恢復白天的疲勞做着好夢咧蔣二奶奶明天要用錢就留一個存條在桌子上明天早晨丈夫起來一見字條出去便替他或借或支將錢預備好午刻回去吃飯便把錢放在他夫人枕畔下午二奶奶起身便摃了錢去納各項稅銀了他丈夫實如真是個節儉的人自己一身竟可以說是不用錢的從前每天還用數十文車錢近來住

趙茗狂

貢少芹

胡石予

李定夷

趙眠雲

「憶鳳樓」

「天懺室」

「半蘭舊廬」

「墨隱廬」

「酒痕春綠館」

「羽翠」

替夫人籌畫納稅之費了。

陸律西  
馮小隱  
周劍雲  
繆賊菌  
周拜花  
周醒獨

「麟紅館」

「含犀霏玉軒」

「尊譚室」

「劍氣凌雲樓」

「蟄庵」

「秋影樓」

「小小廬」

得近了連車子也不坐咧所得的薪金除了家用開銷一齊供他夫人納稅再不夠便借債抵押所以結婚只有三年債倒負了不少咧。賓如的岳母還要對女婿說可憐我女兒嫁了過來竟沒穿過一件好衣服享過一天安樂日子賓如聽了這些話自然更是鞠躬盡瘁。

蔣賓如在鐵路上辦事他們是每年要放一次的位置的升降薪水的增減都在這一次的攷試上不料賓如到底家事一方面分心的事太多這一次致得很不好薪水減剩九十元咧賓如一急生了一場大病貧病交迫境況更窘他夫人倒是一位樂天家那裏看得慣。生病人那副愁容自然仍舊每天出去按着日子納稅他好像不曉得丈夫每月只有九十元薪水又好像不曉得丈夫家無恆產又好像不曉得我這一個收入僅夠家用的中等人家婦女豈能與那些。

范君博

「溥廬」「小明月龕」

「容廬」「蠡園」

馮叔懁

「嘯虹軒」

姚民哀

「箏聲琴韵樓」「花萼

顧明道  
許厓父

「正誼齋」「能靜廬」

「清風明月

時。髦。闊。客。交。際。又。好。像。不。曉。得。我。這。一。身。竟。沒。有。只。管。去。納。時。髦。稅。  
的。能。力。他。只。曉。得。要。錢。用。的。時。候。只。消。向。丈。夫。去。取。他。當。丈。夫。是。個。  
無。底。銀。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只。有。一。片。願。意。納。稅。的。熱。誠。竟。不。  
懂。得。丈。夫。金。錢。的。苦。痛。賓。如。病。雖。好。了。身。體。已。瘦。得。不。堪。境。況。弄。得。  
更。窮。真。是。皮。寬。債。緊。欠。人。家。的。一。齊。逼。攏。起。來。咧。賓。如。預。算。照。這。  
下。去。到。今。年。底。或。明。年。端。午。我的。負。債。額。可。以。達。萬。數。了。我。子。然。  
一。身。能。夠。四。面。挪。移。負。債。到。五。千。元。以。上。神。通。要。算。廣。大。的。了。然。  
現。在。一。步。難。一。步。咧。並。且。心。上。有。一。庄。極。爲。難。的。事。情。在。此。從。前。曾。  
經。在。自。己。母。舅。處。借。一。張。方。單。去。向。一。個。以。前。的。先。生。處。抵。押。着。  
二。千。五。百。元。這。是。那。一。年。替。二。奶。奶。還。綢。緞。賬。的。不。料。後。來。另。要。籌。  
一。筆。蔓。款。空。手。很。難。向。人。借。貸。想。法。去。與。師。母。商。量。了。把。那。一。張。抵。  
押。着。的。方。單。借。出。來。看。一。看。只。說。是。要。去。丈。量。地。皮。他。攀。到。了。手。又。

楊、塵、因、  
范、烟、橋、  
余、天、遂、  
「天、心、簃」、「海、天、雁、影、

「鴻、夷、室」、「無、我、相、室」  
「樓」

「春、雨、梨、花、館」

「梅花清夢廬」

尤半狂、  
蔣箸超、  
顧佛影、

王大覺、  
姚鵝雛、

「蔽廬」

「紅梵精舍」

「玉燕堂」

「春水相干室」、「夢湘閣」、「生春水簃」、「赭玉

「尺樓」

「碧蘿書屋」、「儻渠室」

向局中的一個科長處押了三千元不料近來此事被他先生知道就寫信來詰問賓如母舅也來討還方單你想賓如不是要急死人麼又沒有一個人可以替我商量可以替我分憂叫我怎麼想法呢夫人是除納稅外什麼也不問的賓如正在爲難之際忽然得了一個消息有朋友來向他說他一位舊同學叫做馮旭光的現在在財政部裏非常得意此刻爲着印花稅的事情派他來調查今天纔到上海住在大東旅社七號賓如一聽得這個消息心頭頓時有一縷光明即忙穿穿衣服連夜趕出去他病後還是第一次出門腿力很軟門外又冷得很他也顧不得什麼他夫人家中錢也不留一個他只好步行了勉強走着踏進大東旅社看看牌上姓名房間號數一些不錯問了茶房方始曉得馮旭光去看戲了可不曉得在那一家大概是大舞台罷賓如想大舞台遠近不妨再尋去一趕到大舞台

吳綺緣、  
尤玄甫、  
汪率公、  
李警衆、

「試硯齋」  
「捧蘇樓」

「紅冰碧血館」

著作家之齋名

時 稅

三三

## 上海奇怪人

周无住

『十笏天花室』

鄒酒丐

『待死樓』

華吟水

『滄浪室』

遺漏尙多容再補錄

## 上海奇怪人 姚民哀

凡爲西餐間之僕歐及火車輪船住宅等細恩大司務（或言住宅細恩不在內）等衆彼輩亦有一團體名曰長生會雖無會章而對於養生送

## 時髦稅

三四

那知這一天恰是案目打野雞。上上下下擠得不堪尋人真不容易。啊賓如在正廳上一排一排逐一細看總覓不到旭光。一想大約在樓上了先立定了脚。抬頭一望樓上更形熱鬧。包廂中鋪着白抬氣了供了兩只大花籃還不算上面再替他掛着一只花的龍船。這包廂中定是一位極闊的闊人。所以大家都很注目。賓如雖不是這種虛榮引得動他的視線的。不過此刻本是尋闊人而來怎麼好不看呢。一看那包廂中旁若無人的坐着一位盛裝婦女。原來此人非別就是納稅很努力的蔣二奶奶。

## 安慰

胡寄塵



死兩事。曩常注意會中無所謂會長，庶務僅公推一人董會務，名曰頭腦。事無鉅細皆由頭腦執行之。同業有是非亦由頭腦評判曲直之。被舉爲

頭腦者至死方休。亦不聞連舉連任。更不聞「運動」「推翻」「反對」「疏通、」「保留」等名目。曩聞有人欲利用此會舉行某項事，而爲頭腦拒絕。

余大歎服。知該會之頭腦亦足當奇人怪傑之稱。未幾始稔其人名姓。曰沈鴻來。

沈亦甯波人。年事已高。渠之長長生

上海有一處地方。有一座很高大的洋樓。洋樓的底下恰是馬路。馬路旁邊坐著一個很憔悴的丐婦。他歎了一口氣道：我也是好好的一個女子。只因遭著水災遠離故鄉。流落至此。可憐路上滿眼的人。有那一個安慰我麼。

這時候。樓上的陽台上立著一個很時髦的女子。他也歎了一口氣道：我也是好好的一個女子。無端賣給人家做第六個妾。深深監禁在這樓上。好兩年也不見他一面。可憐屋裏滿眼的人。有那個安慰我麼。

片刻樓下的丐婦抬頭看見了樓上的女子。樓上的女子也低頭看

見了樓下的丐婦。各人的心裏都生了一種感想。

丐婦想道：倘使我做了這樓上的女子。不怕沒得吃。不怕沒得住。我死也無恨了。

會也。將及三十年。此三十年中。調度有方。遇事公開。會員無間言。凡會員正當失業。則爲其四出託人推薦。使得其所而止。會員病故。或貧無以殮。或子然無靠。則醵資殮之。務使其子女扶櫬得還故鄉。苟斷絕六親。則自安殮至於埋葬義塚始已。從未濫支公費分文。亦無徇親阿好之事。因是人咸敬服。公議每年於公款中酌提若干金。酬其勤勞。沈初兼某西人住

樓上的女子想道。倘我做了這樓下的丐婦。到也自由自在。不知道甚麼春愁秋怨。我死也無恨了。

再過片刻。丐婦躺在馬路上睡覺了。女子回到房裏。躺在銅床上睡覺了。

丐婦夢見做那樓上的女子。夢中自嘆道。可憐屋裏滿眼的人。有那個安慰我。麼。樓上的女子夢見做那樓下的丐婦。夢中自嘆道。可憐路上滿眼的人。有那個安慰我。麼。

著者道。我做這篇小說。或者可算是安慰他們。但是我嘔心吐血。做這篇小說。不知普天下讀者可有人來安慰我。

宅大司務。自受會中津貼。則辭去兼職。耑治會務。會迺益旺。對內對外。秩

蘇州范烟橋趙眠雲二君所辦之『星』報佳作。如林令人愛不忍釋。紅雜誌讀者大可兼讀該報。

序井然。絲毫不紊亂。時論稱之。民國八年五四風潮發生。沈秉良心主張扶助學界。各西餐館之罷市。沈之力也。抵制劣貨之議動。沈又勸告會員。

各盡國民天職。會有甬商某某二氏。不特富稱敵國。論人格亦紳紳先生之列。殊不知密違衆志。一則販米出洋。一則私固劣貨。沈聞之大不謂然。先徵會中强有力者意見。衆謀僉同。迺擇期開大會。招某某二氏表明心迹。販米者自覺情虛。未至。固貨者猶冀巧飾。翩然蒞止。至即登台演說。信



## 褲兜的壽命

嚴美孫

往往夫妻反目動起火來。大家賭氣不說話。不同榻。鬧得家宅不甯。沸反盈天。其實要考究他反目的引火線。只怕還沒有像芝麻大的事。說來真覺得好笑。有人說世界上沒有不反目的夫妻。夫妻倆的愛情過分甜蜜。情彈爆烈起來。可以把耳朵都震聾的。這叫做愛情上的情彈力。一部情史中沒有這類的點綴。那就平淡無奇。沒有色采了。這句話我起初不大相信。近來瞧到我朋友郁笑楓紅闌中的一幕。趣劇我才佩服發明。這兩句話的人的確是粧台旁邊一個獨一無二有經驗的老名角。

口編織。聽者幾為瞞過。沈排衆直前。舉種種確據與之責難。某語塞。會員中有暴烈份子。欲以老拳奉敬。沈力主不可。謂祇如此已足寒奸商之胆。容其自省。然某已不勝恐懼。越牆遁矣。由是以後上海社會上漸知有沈鴻來。其人衣冠中人有識之者特邀而叩之。擬爲表揚。沈力白無此事。謂老朽旦暮間人斷無如此雄心。此實傳聞之誤。因其不肯自誇。故其姓氏一揚即湮。君子益重其人。徐小比堅忽成功。沈鴻來功成不居。皆足媿煞。

笑楓。在一家保險公司執業。每天要服務七個小時。等到薄暮散公才有一些休息的機會。幸而他夫人宋友眉女士主持家務。狠為能幹。笑楓才沒有內顧之憂。而且友眉對待笑楓溫存熨貼。十分情摯。處處地方。沒有一絲一毫虛偽的矯作。他在家裏除掉笑楓以外。向不喜和別人多說過幾句話。或是開過一回笑臉的。有時連得親生的兒女星寶和霞寶張開小嘴哭了。他聽了哭聲也總有些不耐煩。鴻來其人衣冠中人有識之者特邀而叩之。擬爲表揚。沈力白無此事。謂老朽旦暮間人斷無如此雄心。此實傳聞之誤。因其不肯自誇。故其姓氏一揚即湮。君子益重其人。徐小比堅忽成功。沈鴻來功成不居。皆足媿煞。

大凡郁家的親戚朋友都說友眉的生性這樣的奇僻真好算是世

一般爭權攘利之南面者。而其出身。皆未受教育。生長華門者。實屬奇異。子云禮失而求諸野。洵不我欺。

## 世界珍聞 宜文

食土之朝鮮人

某年日本雜誌載。朝鮮全羅道諸郡。米貴如珠。該處居民全以草根及松樹皮作充飢品。忽於某山發現一種粘土。與野菜煮之。或爲餅餌。均可入口。且無礙胃腸。富有營養。分於是人。

界上一個怪女子。但是夫妻恩愛也是有的。也何至要終朝廝守。寸步不離。那才算是甜蜜呢。天下事物極必反照。他們倆這副現狀看來。決非是個好兆。愛情達到最高的沸點。總覺有些危險。只怕他夫妻倆的命運不能久長。笑楓的父母聽了這番議論。也同聲的歎道。笑楓本來是天性純孝的孩子。那怕我們倆有些感冒頭痛。他總急得像什麼似的。如今娶了妻子。早把父母拋到九霄雲外。前晚他兩老的氣喘痰絕。料他紅闌笑語中再也提不着半個字呢。唉。娶進了一個媳婦。倒送掉了一個兒子了。

有一回。友眉的表妹出閣。這天恰巧星期。笑楓也預備前去吃喜酒。飾一齊插戴出來。襯上臉子。鮮明自然。風頭十倍。他們倆手携手兒。走到華堂。那一羣甜言蜜語的喜娘。慣取好口彩。都說却願新姑爺。

皆爭食之。此山主人。遂視爲奇貨。每土一筐。索價十文。較之米穀。又有天壤之別。若四五口之家。一筐可食十日。一月之費。不過三十文而已矣。

德國之黑烟砲

當歐戰方酣時。德國曾製攻城掠地之砲。形式甚大。英吉利兵士謂之曰黑烟砲。因砲發時。有油黑之烟。自砲而出。故名。其彈力之大。莫能與之。京每一粒發出。約重一千磅。藏砲彈之器。以鐵製之。上有鐵環。繫以皮條。若欲移動時。即以四人扛之而行。誠

和。新。小。姐。將。來。也。像。郁。家。少。爺。和。少。奶。奶。一。樣。的。美。滿。咧。這。句。話。說。得。一。屋。子。道。喜。人。銳。利。的。眼。光。都。射。到。笑。楓。和。友。眉。的。身。上。沒。有一個。不。暗。暗。羨。慕。就。中。有。個。老。婆。子。的。幾。句。讀。語。道。都。少。爺。和。宋。小。姐。閨。房。靜。好。相。敬。如。賓。結。婚。至。今。五。年。孩。子。已。養。兩。個。可。是。他。們。倆。從。沒。門。過。一。回。口。翻。過。一。回。臉。真。是。家。庭。之。福。也。是。夫。妻。的。好。模。範。啊。新娘。子。已。經。上。轎。了。喜。酒。已。經。吃。過。了。就。有。幾。個。親。戚。發。起。打。麻。雀。助。助。興。趣。人。家。先。約。笑。楓。入。局。笑。楓。和。友。眉。客。氣。彼。此。謙。讓。好。久。笑。楓。才。坐。上。台。面。把。別。人。都。看。得。笑。了。八。圈。打。完。三。家。都。輸。只。有。笑。楓。畫。師。怕。也。描。寫。不。出。這。時。八。圈。甫。完。友。眉。坐。在。旁。邊。狠。有。倦。意。以。爲。

世界絕無僅有之利器也。

## 西笑

貫一

### △浴室裏商量要事

老博士羅平森是個很有名氣的大律師。法律精深。學問淵博。只因年事過高。退居林下。優遊歲月。然而他天生就一副熱腸。俠骨。名義上雖是退職閑居。不問世事。實際上依然替人家排難解紛。急公好義。因此頗為社會所推重。所有一班隣村近舍的

時候。不早必定偃息旗鼓。就命下人駕車。笑楓曉得那老頭兒輸得最大。瞧得他那副神態分明。狠覺肉麻。正在心下抱歉。旁邊另有一個男子插嘴道：『郁先生今天的手氣很好。何妨再打四圈。好在時間還早。馬車又駕得現成的。打什麼緊呢？』這句話還沒說完。那老頭兒聽了。正中下懷。疾忙揀出東南西北四張牌預備。拈坐了。笑楓只好依位坐下。這時却惱了友眉。站起身來。和笑楓道：『你在這兒打一夜的牌罷。我要先回去了。』那幾位輸錢的聽了。這話自然非常歡喜。道：『夫人先回府了。那麼。郁先生正不妨打一夜的牌呢。』這時只有笑楓聽了。友眉這兩句話。狠覺難以復命。雖明知他的話中帶着一些薄怒。只是碍於衆面。只得操着冠冕堂皇的話道：『你要回去。你先回去好了。』這話把友眉說得頭也不掉。憤憤的跨上車了。這時一般人搭趨道。人家都說。郁先生有些懼內鬪。令極嚴。除

居民住戶。凡有疑難雜事。都來登門求教。真是紛至沓來。門庭如市。老博士也樂此不疲。有求必應。這一天他因為要舒舒服服的洗個澡兒。便吩咐他的兒子。坐在門口。在一小時內。無論何人。一概不許進門。不料他兒子在門口坐了不到十分鐘的工夫。只見東鄰的一位老寡婦。面紅耳赤。滿頭大汗。急急的跑將過來。說有要事要和老博士商量。那孩子嚴辭拒絕。一定不肯放他進去。老寡婦弄得急了。只得流淚哀告道。謝謝你。放我。

掉公出的時間。沒有一分鐘一秒鐘可以與夫人離開的。這句話委實有些不確。咧這兩句話。說得笑楓的心下難受極了。他的一顆心別別的亂跳。一些都不在牌上。只是兀自的料想道。『他嫁我五年從沒和我有過疾言厲色。像今天的神氣委實是動怒了他的笑渦。我倒常見他的怒客。還是第一次。咧。唉。我何嘗歡喜打牌。不過是場面上一種不可欠缺的應酬。他爲什麼不能原諒我啊。我今晚回去怎樣。敷衍他呢。』笑楓一陣子的胡思亂想。失却了勇猛的戰鬥力。說也奇怪。心無二用。這四圈莊。他連一副小牌都沒和過。最後的結果。把贏進的一百八十五塊錢。盡數數出自己。又反輸了三十七塊。笑楓。狠覺懊喪。他坐在車上。只聽馬蹄得得。越近家門。他的心也就越發跳得利害了。

幸虧笑楓早年在學堂裏。擡高跳的本領。狠好友眉拿閉門羹。待他。

進去罷。不要作難了。我因為有極要緊的事務。要求你老子解決呢。這小孩子見他老淚縱橫。心中很覺過意不去。只得讓在一邊。對老寡婦說道。既然如此。只好放你進去。可是我父親現在裏面洗澡。你還是到浴室裏去。和他細細的商量。你那重要事件罷。

### △蛋糕布丁

小海瀾是個很頑皮惡劣的孩童。已經到了入學的年齡。却總是裝病逃學。終日在家裏。不是殴打街上的

好在他的房間住在樓下。設法撬開窗子。縱身一躍就進去了。這晚他們倆拍檯拍櫈哭鬧了一夜。哭聲和罵聲。越鬧越響。吵得驚動四鄰。笑楓的父母聽得耐不住了。只好披衣下牀。趕來解勸。豈知一些都沒效力。一房間的磁器和擺設。你擲我摔。大家打得落花流水。頭破血流。曉得這回事的人。沒有一個不慄慄危懼道。『他們倆五年工夫製成的那顆情彈。一旦爆燃。自然彈力不小。猶如五年向不生病的人。一旦有起病來。把五年來潛伏的毒菌。一旦潰發。這病勢自然非同小可了。』還有幾個說道。『夫妻相罵。也是有的。像他們倆的額角上。都打破了一個小窟窿。險些兒打碎腦壳。夫妻也不是冤家。何必定要拿生命相搏呢。』這破頭流血的劇戰。一傳十。十傳百。平常愛情濃厚。向不反目的夫妻。從此沒有一個不存一條危懼。的心。只怕情彈炸烈起來。柔軀脆質。也要炸成四分五裂咧。

小孩便是擊傷鄰人的貓犬。所以他的父母竟大受其累。今天爲他同着東鄰服罪。明日又要爲他對了西鄰道歉。要是略事訓責。他便溜之大吉。終日游蕩在外。到處實行他的破壞主義。這一天他纔從床上起身。面也沒有洗。鞋也沒有穿。赤着腳兒。便跑到街上。和對鄰的孩子大打特打。弄得衣破皮開。頭上起了一個大瘤。嘴裏打去兩個牙齒。狼狽不堪。大敗而回。他母親見了。又氣又恨。便惡狠狠的責罵道。你這樣的頑劣。不知道頑

笑楓的父母眼見佳兒佳婦驀地裏反目。便要代出手自己勸阻。不住只好寫了一封快信。把一對老親家請到上海。做一個和事老。可怪笑楓和友眉當着二老的面。怒氣全消。大家却承認那天晚上是喝醉喜酒。神經受了激刺。才奮臂揮拳。合演那齣武劇。如今酒性已過。大家都已覺悟了。

這天晚上十二點鐘。笑楓臥房的小門早已上了門。笑楓還賭氣的獨自睡在榻上。想起友眉當着人前處處都要盛氣凌人。自詡他收伏丈夫的手段。人家都加我一個懼內的頭銜。其實我當初因他年幼處處地方都讓他一些。不想反養成他今日的地步。如今我除掉辦公的時間。其餘的光陰都給他幽禁在房裏。和他廝伴變了一個糾檣畔的奴隸。失却我身體的自由。那裏還有做人的樂趣呢。這一場決裂。我早在意料之內。不過能夠省事。我就容忍下來。想

到幾時纔得罷休。今天可吃了這樣的大虧。牙齒打落衣服撕破那總可以改性了呢。小海瀾聽了却一手指着他頭上被打出的巨瘤嘻皮笑臉的答道。媽呀。我沒有吃着甚麼虧呢。我雖是丟了兩個牙齒却換着了這樣大的一個蛋糕布丁咧。

△利息現扣

猶太富人喜樂克。平時專以放債爲營業。重利盤剥。脅削貧民。雖是親戚好友。也不肯稍事通融。真是作孽多端。人人唾罵。他却不問不聞。惟利是

不到。決裂得有這樣的快罷了。笑楓想到這兒。只聽見友眉睡的那鐵床的橫子上忽然有一種震動的聲音。友眉喉間又迸出幾聲乾號。笑楓奇怪極了。坐了起來。暗暗一看。哎呀不好了。友眉竟拿那根五色絲織的褲帶解了下來。結了一個圈圈。套在牀頂的鐵橫上。雙手用力的勒着粉頸。哎呀不好了……這不是他明明要上吊尋死嗎。

在這千鈞一髮生死關頭的當兒。笑楓暗想。見死那有不救的道理。我去救他罷。這完全是我懾伏他了。將來除掉褲帶還有剪刀火柴。烟膏藥水。只怕我還來不及供給他呢。要是不救他罷。他雖行使這一條。恫嚇的計劃。萬一他兩手勒得過緊。真個斷氣。那麼假死弄成真死。我這逼妻自盡的罪名我也担不起啊。況且我從小的時候就聽見人家說。弔死鬼隨地皆有。專等着一旁討替生。往往人家假死變

圖。有一天來了一個鄉人。因為急於需用。便向他要告借銀元一百。約以一年爲期。喜樂克居然慷慨異常。一口允許。即便在銀箱內取出銀元四十枚。放在桌上。對鄉人說道。向我借款。須要服從我的條件。利息每月五分。照例現扣。現在借款百元。約期一年。計十二個月。共須利息六十元。應如數照扣。這四十元便是你應得的借款。那鄉人聽了。呆呆的想了一回。方才冷冷的說道。這樣辦法。非常妥善。可是我想一年之期。爲時太促。恐

做真死的那麼。友眉的一條性命。真覺有些危險啊。笑楓到這地步。聽友眉乾號的聲音漸漸低微了。他嚇極了。只得鼓着薄弱的勇氣。奔上前去。果見友眉的粉頸深深的勒着一道印痕。順手要解開那根褲帶。可是打的是個死結。越急越解。不開。友眉見笑楓僵伏了。特地用假勁的死勒。喊出一派不忍聽的慘號。兩眼一翻。連得黑眼珠都不十分瞧得出。當下真把笑楓急得哭出來了。可巧靠桌邊的小茶兒上擺着一柄現成的剪刀。笑楓情急智生。就拿剪刀把牀檯上的褲帶剪斷了。總算沒有釀成人命。只是友眉還帶哭帶罵道。『我說的話。連你都不聽了。那麼我還做什麼人呢。難道我要尋死。你都不許我死嗎？』這晚友眉思前想後。越想越傷心。接二連三的上過三回吊多虧笑楓有那柄并州快剪。才把那些討替生的惡鬼嚇得個個遁跡。

怕將來不能履行契約。所以要想再和先生商量可否變更約期。改爲兩年。這四十元請先生暫爲收着。待我再到友人家裏。另借二十元來。以便找足先生這裏二年的利息罷。

第二天的晚上。笑楓見友眉還不和他說話。想到憤懣的地方。把自己身上友眉結的那根五色褲帶解了下來。套在衣架的上面。抄襲他夫人的老文章。接連幾次。每逢千鈞一髮。生死關頭的當兒。都

虧友眉也仗着一柄剪刀。嚇退一羣惡鬼。

第三天以後。笑楓的褲帶由一寸二寸三寸。直到短到一尺委實束不牢。褲腰了。他夫人友眉也是如此。

有人瞧見星寶和霞寶牽着一對小貓。那小貓的頸項裏結着一根五色的彩帶。這樣美麗的帶子。結在小貓的頸裏。沒有一個不說可惜。可惜人家仔細一瞧。又奇怪道。好端端的褲帶爲什麼要剪斷他呢。

嘆呀呀得噃。勤儉會多錢。古

人所說大富天。小富儉。克勤儉。呀。衣食就連牽。嘆呀呀得

天氣熱了。笑楓和友眉都換上一根白銅橡皮的褲帶。了他那令郎牽引小貓的短繩子。那晚恰值小貓熟睡。被那耗子嚙斷。小貓沒福。

勤儉新五更調

殲仇記

四八

嗰。勿會瞓堵沿。

二更二點月正高。吾輩好同胞。

嘆呀呀得嗰。切莫吸烟膏。吃

上之後命難保。不好了。大家

當呀。一起都買掉。嘆呀呀得  
嗰。格種最苦惱。

三更三點月正明。賭場勿要進。

嘆呀呀得嗰。賭錢最害人。踏  
進賭場落脫魂。要想贏。弄到  
底呀。輸得乾乾淨。嘆呀呀得  
嗰。空手轉家門。

那三月十一日的一天。如果爲羅密萊的安危著想。最好採用暫時  
避匿的方法。他也明明知道的。可是他因著那女子的緣故。那天竟  
仍舊冒險出去。他離了寓所。徑往勞塞而場。馥蘭斯柯根的旅館裏  
去。他走進了旅館的門口。便向一個侍役問馥蘭斯的姓名。這時候。  
他的目光忽和一隻又冷又空又銳的毒蛇似的眼睛相觸。羅密萊。



殲仇記(二)續程小青

享。用。那。原。有。的。彩。繩。已。經。拋。到。垃。圾。桶。裏。如。今。那。小。貓。的。頸。項。裏。也  
另。換。上。了。一。根。細。藤。繩。了。  
褲帶的壽命告終了。他們倆的愛情又黏合了。

嘆呀呀得嚨。就要瞎胡調。三朋四友勿勿少。吃完了。出店門呀。到說就跌倒。嘆呀呀得嚨。你看阿好笑。

五更五點鶲要鳴。同胞快快醒。

嘆呀呀得嚨。勿要瞎熱昏。烟酒賭色害人精。勿要近。纏上仔呀。就是大禍根。嘆呀呀得嚨。想想怕殺人。

小説點將錄（續）  
大膽書生

更瞧那人的面貌。見他的左目上面有一個傷痕。眉毛却已不見濃厚的黑髮蓬鬆。好像亂草。越發覺得可醜。那人相視了約三秒鐘。便轉身走開。羅密萊也就上樓和馥蘭斯相見。當他們接手的時候。羅密萊覺得那隻纖手。仍舊寒冷如冰。不由的不想起昨夜戲院中的情狀。彼此既已坐定。那女子只是兀坐著。目光下垂。不聲不動。忽而又打一個寒噤。似乎想得了甚麼可怕的事情。羅密萊一見便低聲說道。我特地來幫助你的。你可願意接受麼。蘭馥斯依舊靜默著。面上仍蒙著恐怖的神色。羅密萊作懇切聲道。請你爲上帝的緣故。不要困我在黑暗中了。他低垂著頭。很無力似的答道。昨晚我告訴你一忽而忍住了。不說。接著又作恐怖聲道。不。你是不能夠幫助我的。羅密萊道。你姑且說說看。昨晚你已經告訴我。你在今夜沒有過去。以前應當和他結婚。可惜那談話中斷了。沒有說明白。我瞧你非。

赤髮鬼劉唐 張丹斧

贊曰 丹翁自號曰通紅老頭子。頭老且紅擬以赤髮殊可通文奇而詭鬼斧神工單刀直入筆陣之雄。

短命二郎阮小五 朱鴛雛

贊曰 雕肝縷心盪氣迴腸才人。

命短千古同傷（朱鴛雛君好爲哀情小說，文多哀艷，讀其著作者，大有迴腸盪氣之慨，然朱君卒以此不壽，言爲心聲，至足傷已。）

混世魔王樊瑞 嚴芙蓉

常憂懼因此禁不住來此干預。請說明了罷。馥蘭斯輕輕的說道。昨晚我失言了我不應當告訴你的唉。我——我很怕他我的精神上彷彿有一種潛力禁止我宣布出來願你忘懷了罷。羅密萊道但你所說的說話可是實在的麼。馥蘭斯道你不是說我要嫁他麼。上帝知道這是實在的但與其說我要嫁他還不如說他要娶我須知我真的怕他我的心靈也在那裏發反對的呼聲。羅密萊道那麼不是他要強迫你做他的妻子麼。女搖頭道不不你又誤會了他却很恨我呢。這話一出羅密萊定著眼睛似乎反莫名其妙。馥蘭斯喘息續道你不明白麼你雖不能夠助我但不妨略使你了解些情由我和他相識約在兩年以前那時在我的本國還只有十八歲他一見我傾心相愛我被他所動就定婚約你知道我國的風俗婚約一經成立不能改變若要反悔那是很危險的事他過了一時忽漸漸的厭我和

贊曰。魔術專家人間游戲。進號曰。王無窮玄祕。（芙蓉擅魔術，故錫以嘉號曰魔王。魔王而能混世，亦可謂神通廣大矣。）

喪門神鮑旭。苦海餘生。

贊曰。苦海無邊。餘生有幾。何以慰情盈門。桃李喪家遠走亦可哀已。（苦海餘生，翔國文函授社於滬，初頗發達，後竟敗壞不可收拾，論者惜之。）

我冷淡末後越弄越壞便想棄我於是就捏造許多說話污辱我的名譽唉我受了那種毀語心痛異常此刻也不忍再說但我的哥哥濱老師濱一聞得這事便即招他會面責問他污辱我家的門闈要我決鬥我的未婚夫先發一槍打中我哥哥的肩膀我哥哥却不跌倒便瞞槍準備回擊當這欲發未發的當兒他向我未婚夫說如果他能自悔所說重新娶我收回我的名譽可以饒他的性命他接受了這個調停我哥哥便棄槍倒在地上暈過去了經了這一回事他還託言有緊急的事不能即時成婚於是濱老師濱約定他於六個月內必須實踐他的成約這六個月的時間只有今天一天便要滿期了然那時他立刻離去我略覺舒適一些可是一念他終有回來的一天又不禁惴惴不安後來我一個人離了家鄉來到倫敦滿擬避面不見或者還可以逃出禍關不料冤家狹路偏偏在這裏遇見

追評新舞臺之九班會串

楚狂

伶界聯合會之八班會串。余曩已累著劇評，紀之詳矣。乃者又有九班會串之盛舉，以陰歷七月二十八日演於新舞臺。余與老友劉君孫君同往觀之。觀畢回家，爰復伸紙命筆，拉雜爲評。余於劇學，本非專家，評隲或有失當，閱者宜曲諒也。

余等入座時，臺上正演四草橋關馬。

了。他。他。並。不。避。我。且。說。他。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和。我。成。婚。踐。他。的。約。我。心。中。十。二。分。怕。他。不。願。意。聽。他。的。說。話。但。據。我。瞧。他。他。的。說。話。似。乎。並。不。實。在。可。是。在。二。十。分。鐘。以。前。這。事。竟。發。生。一。種。非。常。的。變。端。唉。先。生。我的。命。運。真。危。險。咧。羅。密。萊。聽。到。這。裏。不。禁。問。道。甚。麼。變。端。馥。蘭。斯。道。我。哥。哥。潑。老。師。潑。剛。纔。已。到。這。裏。見。過。我。了。我。起。先。以。爲。我的。踪。跡。很。祕。密。潑。老。師。潑。或。者。也。已。忘。懷。恕。赦。不。料。他。跟。在。我。的。後。面。竟。絕。對。沒。有。寬。恕。的。心。如。果。在。今。天。半。夜。之。前。那。人。不。娶。我。做。妻。那。麼。一。馥。蘭。斯。說。至。此。忽。把。手。扶。住。了。額。角。似。乎。不。能。再。說。羅。密。萊。道。你。不。是。說。那。時。如。果。還。沒。有。踐。約。成。婚。潑。老。師。潑。對。於。你。們。二。人。就。要。實。施。他。的。科。罰。麼。女。喘。息。答。道。你。若。知。我。哥。哥。剛。復。而。沒。有。寬。恕。心。的。性。子。這。問。句。也。不。會。發。了。現。在。你。已。知。道。一。切。就。可。以。明。瞭。你。底。是。不。能。幫。助。我。的。事。既。如。此。無。論。怎。樣。阻。擋。也。不。

俊山演第一場。嗓音沉悶。草草了事。  
接旨兩場。易曹甫臣。嗓尤沙啞。絕無  
精采。增長勝演。回家白口唱句。並極  
雄渾走鼻。音亦頗可聽。惜身裁太短。  
扮相殊欠威武。最後出場者爲董俊  
峯。軀幹魁梧。局度堂皇。嗓音沉着。衷  
氣充足。在四人中允推首選。上馬時。  
要一長腔。博得滿堂采聲。然余意究  
嫌小家氣不足。取也。金殿一場。爲是。  
劇精華所在。俊峯唱來。雖無疵病。亦  
不見佳妙。且是日鼓吏點板。與俊峯。  
所唱時覺扞格。不入未識。何故年來。

能生甚麼效力。現在請你去罷。就在這數小時中。那不幸的怪劇大  
概就要開場咧。羅密萊仔細思量。果然不能夠爲力。於是反把那冰  
冷的玉手親了一親。只得依言出去。他走到了旅館的門前。忽又念  
及剛纔所見的那個毒蛇般眼睛的和眉上有瘢痕的人。他因自言  
道。那人大概就是濱老師濱柯根。剛纔必是從他的妹子那裏出來。  
他在今天半夜之前。不免要和佛蘭欠脫算賬。也許要傷他的性命。  
然昨天晚上。克麥。曾有三月十一以後。我可以不必再怕佛蘭欠脫  
的說話。那麼他分明也知道這事的真相的。這真奇了。誰告訴他的。  
呢。若論我的本身。却可算得不幸之幸。因爲濱老師濱假使果真殺  
却了佛蘭。欠脫我就去了一個。第二個的仇人。却不須費一毫的力。  
要同樣遭禍麼。那麼這個問題似乎又擋置不下了。羅密萊想了一

黑頭人才凋零已極秀山死永春老  
即等而下之求如劉壽峯郎德山輩  
亦不可得觀於此劇良可慨矣

草橋關之後爲五過五關飾關公者  
本排林樹森小三麻子小孟七趙如  
泉夏月潤五人是日小孟七未到關  
公僅上四人夏月潤演第一場月潤  
身高面長扮關公最爲恰當惜臉上  
穀色太濃身段亦嫌木強大約因不  
常扮演之故第二場易趙如泉如泉  
面圓而短軀幹短根本上已無扮  
關公之資格而是日更闌一大笑話

回便到我的寓所來尋我那時我已出外並且留言那晚我不能回  
寓他一時無計忽想去見佛蘭欠脫警告他危險的情形並和他剖  
誠相見或可以解釋怨仇這事本危險極了彷彿他把自己的頭顱  
送進虎口裏去那時他竟絕不顧慮逕自尋到佛蘭欠脫的寓所裏  
去佛蘭欠脫住在叨登海埠街那裏是外國人雜居的場所房屋也  
不很整齊羅密萊問明了號數就走上三層樓梯尋到一個門口他  
在黑暗中四瞧覺得那房子很奇怪略一疑滯便引王郎門過了兩  
三秒鐘那門突的開了假名的白貝司克伸出頭來右手却放在衣  
袋裏面忽然開言道唉朋友是你麼我真想不到的請進來羅密萊  
應著自忖此來還沒有太晚到了室中見桌上有一隻油燈蒙著紅  
布的燈罩光色越覺幽暗燈旁有一本書書頁開著覆在桌上至於  
以外的器物也覺得非常簡陋白貝司克微笑道你想我住在這樣

蓋過五關之關公除隨帶馬童外。照例尚有一持刀之卒。是日如泉登場時。持刀者未及隨上。及斬將時。關公轉身取刀。不意青龍刀乃不翼而飛。如泉大窘。僵立臺上。不知所措。嗣由扮馬童之劉坤華往戲房中將刀搶出。始克斬將下場。然已惹得臺下觀者哄堂大笑矣。第三場爲小三麻子。此人係丑角李少棠之子。隸乾坤大劇場。平時不甚知名。然其所演關公戲。確係王洪壽親授。故身段扮相神情舉止。靡不與老三麻子逼肖。是日

的屋中。不覺得很希奇麼。其實我是有某項作用的。這種俄國紙煙。口味很好。請嘗試一支。羅密萊取一支燒著。眼光從屋角的爐火中移到白貝司克面上。他默忖這人就是要滅絕德雷富列宗嗣的兇徒。又瞧桌上的書名。却是一本家庭故事。又覺得不稱。這人到底是兇人麼。一回羅密萊瞧著他的眼睛。開口道。白貝司克。我此刻到來就要盡我警告的義務。須知你現在的地位。很危險啊。白貝司克霎了一霎眼睛。把兩手支著他的頰靠在桌上。答道。甚麼這不是說笑話麼。羅密萊道。那麼你必須我說明白麼。老實說罷。我知道你。在今天半夜以前。你的性命有些危險呢。白貝司克道。唉。你的說話略有

些頭緒了。你不是說今天晚上有人要謀殺我麼。但那人是誰。羅密萊道。你當真不知道麼。白貝司克道。我實不能確知是誰。但你的意思。不是指濱老師濱柯根麼。他已到了倫敦。我知道的。他原不是失

與普靜對答一場。拉幾箇架子。神采奕奕。極為威武。滿馬時姿勢亦佳。異日能傳三麻子衣鉢者必此人也。林樹森登場最後。所演場子亦最多。樹森雖列王洪壽門下。而舉止輕佻。無威嚴莊重之態度。以視小三麻子。有愧色矣。孫少堂之普靜。尚不差。倪金利之秦琪。劉漢森之卞喜。備員而已。是日黃河口斬秦琪時。四關公忽同時。並上金鼓。亂震大刀飛舞。令人腦爲之裂。余以為此種胡鬧。最無意識。甚望後此能革除之也。

約的人。但你不是以爲他要到我這裏來麼。這事我也知道的。你道。我怕他麼。這却你弄錯了。羅密萊爵士。我老實對你說。我在這裏。甚麼人來都不怕的。所以你的說話只有閒談的價值。但你又怎麼樣。知道的羅密萊道。這話我不能回答。你白貝司克參道。那麼那一件故事。你已完全知道了。羅密萊道。知道的白貝司克道。可還有別的。事。麼羅密萊道。我還知道。你就是佛蘭欠脫。這一句說話。已說到了關節。佛蘭欠脫陡的立起。兩手握著拳。怒眡著羅密萊。一回。纔平著氣答道。很好。你果真是一個聰明人。你現在可說完了。麼羅密萊道。還有。你手指上的那隻鑲火玉。而有七個尖刺的約指。佛蘭欠脫緊咬著嘴唇。目光中滿含詫異的神色。答道。呀。你對於這隻約指也已。知道他的歷史和用意。麼羅密萊厲聲道。是啊。知道了。佛蘭欠脫驚道。這真使我詫異的。我瞧你的頭腦决不能夠知道內幕中的祕密。

十六花蝴蝶。首場淌馬。同時登場者九人。令人眼花撩亂。殊難辨認。（大約爲張德祿、劉榮萱、劉四立、趙鴻林、曹寶義、侯雲峯、趙君甫、趙月樓、李瑞亭、九人）趙君甫演採花跳三只檻。着地時須兩人扶掖。武工之不佳。於斯可見。此後數場。均以趙月樓一人承乏。此子隸新世界劇場。年齡尚輕。藝亦平庸。開打後易以趙鴻林。鴻林。裝詭異。而與之打對手者六人。裝束尤爲離奇。驟觀之。幾疑爲七擒孟獲中之番。將此種特別改良之大花。

但不知你的背後有甚麼人。你現在來警告我。但可知道——可知道一羅密萊接續道。你不是說我自己的性命也在危險中麼。我也知道的。至於那戒指上的七個尖刺。就是你們的表記。我的族中人的屍體上都留著同樣的刺孔。就可以證明都是——都是——佛蘭欠脫也接口道。你要說都是我謀殺的麼。那你却誤會了。那都是我的同伴幹的。他們的名字想必你也知道了。他們在鈕蘭爵士、格里斯爵士、馬太的爵士身上都留著那刺孔的印記。現在我戴這隻戒指。還是第一次原想等我的任務終了以後。也同樣留個記號用的。此刻你都知道了。但你到底逃不出我們的手掌的。須知除我以外。還有三個。況且就是我的手掌。你也逃不掉罷。你請靜坐著。我決不鹵莽用武的。但你可還知道我們的約誓麼。「賣黨的必死。並且滅絕他。的宗嗣」這兩句約誓。就爲著那懦夫立的。他把我們五個人告發。

蝴蝶實屬見所未見一時臺下觀者靡不相顧驚異無理取鬧一至於此破壞成規可惡極矣最後易以劉榮萱藝亦平常扮相尤惡劣水戰時以風車角鬥出場越四桌而過臺下頗有叫好者然此亦常事無足異也沈韻秋本亦在花蝴蝶之列是日乃改飾展昭蔣平本排四人是日僅上譚永奎草上飛兩人草上飛演水戰天橋活潑武工殊不弱也徐慶本排六人歐陽本排四人是日均以一人承乏武旦十四人僅上五人演員嬪

因而流成出去我們爲報復起見彼此團結必須實踐我們的約誓我們已撲滅了你的四個族人你是最後的一人如果得到了你那約誓纔可取消你不必說我知道我們的拉泡兒已經死了他是我唯一的女伴但我已說過後面還有三個人你今天自己來到這裏這事實出我意外並且再巧沒有原來我本準備先把潑老師潑柯根的糾葛了理清楚再來尋你不料你却送上門來你可知道這是怎麼樣的所在居住的是甚麼樣人老實說罷我早預備好了陷阱預備潑老師潑來投的他如果進來我只須在地板上踏一下子就給下面的人一個暗示教他們「預備著」如果再踏一下就是對他們說「不必留難那下樓的來客但潛跟他出去」假使我踏了三下那就暗示他們「不要教他出去」意思就是等那人下樓的時候立即把他殺却現在潑老師潑既沒有來你却來代替他了

於上裝觀者嘖有煩言甚願後此能糾正之也。

花蝴蝶之後爲坤角戲三齣曰新安驛曰梵王宮曰坐樓殺惜新安驛爲粉菊花傅蘭英雙演傅演前場以武工論實遠不如粉之矯健頗聞人言傅工武旦戲其打出手絕佳暇當往共舞臺觀之粉演比武一場用達其長未見精采韓金奎飾采旦頗滑稽可喜。

(未完)

獨鶴先生因有要事本期小說暫停下期照常刊登

追評新舞臺之九班會串

職仇記

五九

——說到這裏忽有一種冷肅的聲音從中插口道那你要死在你所立的地方了這時門口頭立著一個人就是濱老師濱柯根他手中執著手槍直注著佛蘭欠脫的心窩羅密萊一眼瞧見目光凝視著他一動都不動佛蘭欠脫更驚奇出神他的預備踏第三下的右腳這時好似凝結成冰再也踏不下去濱老師濱把手槍凝注著約半分鐘纔開口道唉你是準備我來的麼並且已預備好麼但我現在進來時機不很巧麼佛蘭欠脫裝做很鎮靜的狀態說道你可容我說話麼濱老師濱道我只容你回答我的問句你不是要想破壞你的成約麼佛蘭欠脫很自在的取了一支紙煙答道我並沒有毀約的意思可是我們的約時必須等到半夜方纔完滿你也許已忘懷了濱老師濱道我沒有忘懷否則你欠我的一粒彈子我早已

新笑話 方人

△晚爺

某甲向某書坊買『晚霞』一冊。鄉下人在旁聽見了，很詫異道：做了人家『晚爺』還有一隻角子到手便宜極了。書坊裏夥友道：你阿要買幾本去。鄉下人怒道：放屁！你教我買幾個『晚爺』回去。教我娘怎樣應酬得轉呢。說得旁人多哈哈大笑起來。原來這鄉下人把『晚霞』的霞字纏錯了。

還給你了。現在我來就要聽你最後答話。佛嬪欠脫道：那麼我一切聽你的吩咐。其實結婚上應有的手續我都已備好。此刻我們可以一同出去。我就在這個小時之中還來得及和你的妹妹成婚。潑老師潑道：成婚以後你不是就和他離開麼？佛蘭欠脫道：那是自然。我早時也應許了。潑老師潑道：既然如此，我們快走。佛蘭欠脫聽命走出。順手在羅萊密肩上一拍，說道：我們二人的小事只能暫時延擱。了。羅密萊忽向著潑老師潑作懇摯聲道：先生請略等一等。你不應用這樣可怖的方法丟棄你的妹妹。潑老師潑道：我請你不要干涉。羅密萊又道：甚麼？你的眼睛沒有張開麼？你豈不知道他是一個無賴和犯罪的暴徒麼？怎麼定要把你的妹妹嫁他？佛蘭欠脫怒張著兇目道：朋友，你的說話客氣些須知後來我要和你算賬的。潑老師潑發命令聲道：快走罷！你如果想逃，你一定知道你可以得到甚麼。

## 編輯贊話 濟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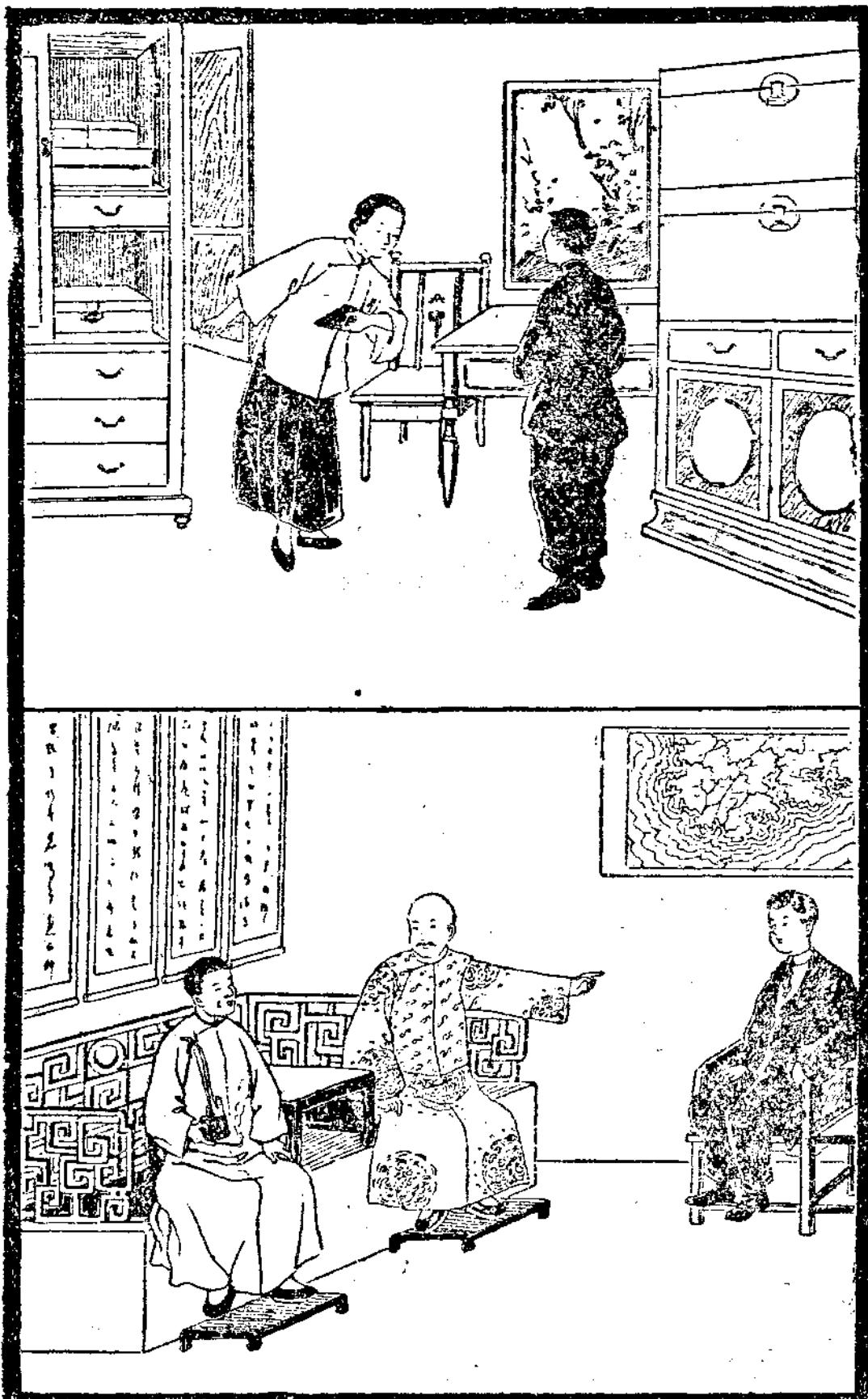
記者在第五期上徵求讀者意見之後。承蒙愛讀諸君紛紛見教。很是感激。但是大都說些關於形式上的譬。如封面不要用戲劇畫。書的版口大小不一放在書櫥裏不好看啊。這種事情。敝處以為可以改革的。就叮囑發行部改變。所以這種信函也不披露了。講到精神上應改革的。却是很少。以後尚望諸位先生隨時賜教。使編輯人有所遵循。倒很為欣盼呢。

報。酌。佛蘭欠脫道。我。決。不。逃。走。我。很。願。意。娶。這。娟。秀。可。愛。的。女。子。說時。眼光斜睨羅密萊。顯出綈笑得意的狀態。羅密萊按耐不住。把身體橫在門口。再作哀懇聲道。請再聽一句話——濱老師濱怒道。快走開。這是。我的。事。容。不。到。你。來。參。預。羅密萊無奈。只得立在一旁。心中却說不出的難過。佛蘭欠脫譏笑道。羅密萊爵士。我們。再見。等我一他說到這句。忽的停止。那時有三個人忽在門口顯露出來。這三個人裏面。一個。就是。我。卡。耳。克。麥。這時。我。已。把。那。兩。個。人。引。到。這。裏。我的職務。已。盡。便。即。退。立。後。面。還。有一。個。較。矮。胖。而。穿。皮。外。褂。的人。向佛蘭欠脫瞧了一瞧。便很嚴重的對旁的一人說道。這人真是白貝司。克。他在。紐。約。的。時候。就。用。那。個。名。字。和。我。交。往。的。那人。鞠。躬。答。道。密司。脫。脫。利。蒙。謝。你。接。著。就。把。一。隻。手。按。在。佛。蘭。欠。脫。肩。上。說。道。你現。在。已。被。捉。了。因。為。你。在。紐。約。脫。利。蒙。銀。行。裏。犯。過。盜。案。此。刻。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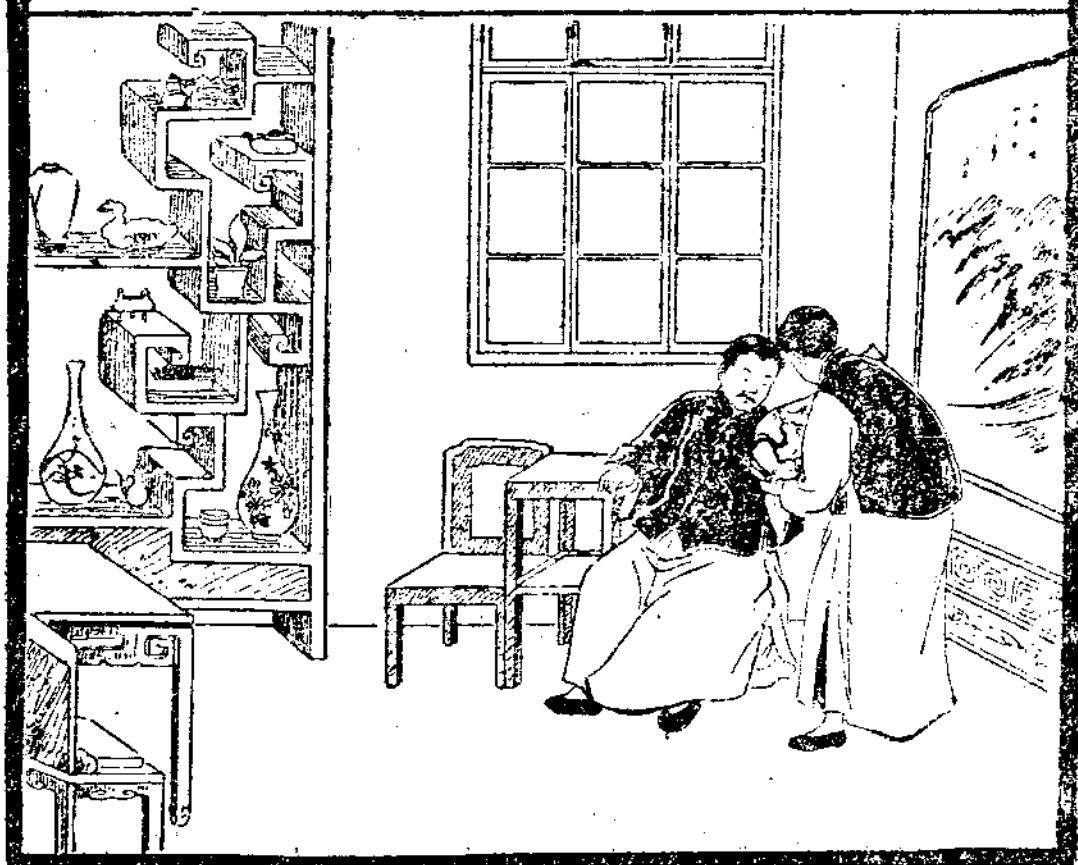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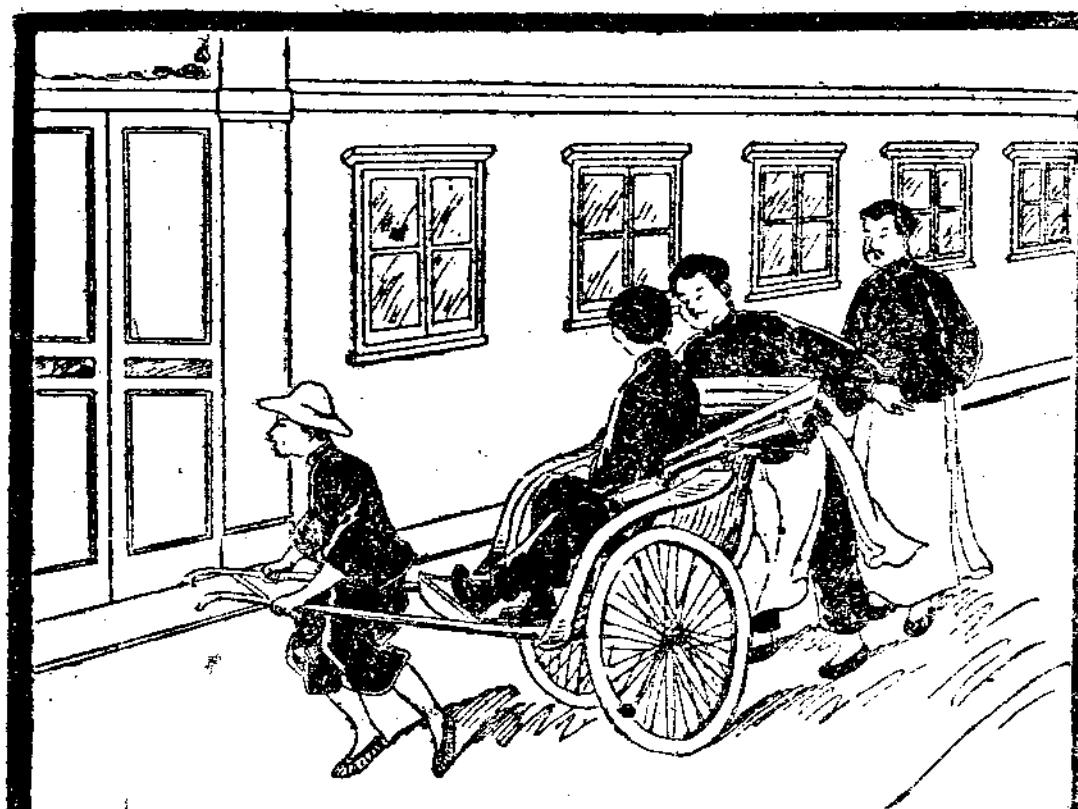
編輯上還有一件困難的事情。就是來稿不能提早披露。有勞投稿諸君的盼望。這是編輯人很抱歉的。但是沒有法子可想。因為本雜誌恐怕脫期。所以常常提先印好了三四期。譬如今天出版第十一期。其實已印到十五期了。本雜誌特約撰述員做的稿件。須隔一個月方能披露。外間投稿。再經編輯人逐一檢閱。天然至少要隔二個月方能披露了。投稿諸君明白了這個內幕。大約可以不怪編輯人有意積壓哩。

證實了佛蘭欠脫緩緩的旋轉頭來。向那兩個人瞅了一眼。便點點頭。一言不發的跟著出去。濱老師發這時。不禁疑駭交集。張著他兇悍的眼睛。呆立著送他們出去。羅密萊却一把將我的手握住。呼吸都促。說不出的感激和快樂。我對他說道。羅密萊爵士。我恭喜你。你可知今天三月十一日就是鮑而鐵克郵船進利物浦的日子麼。船上載著美國銀行家脫利蒙特地到英國來辨認那個對於七萬圓盜案有嫌疑的白貝司克。我在輪埠上接了他。一直引到這裏。現在佛蘭欠脫已認明了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嘗幾年鐵窗風味。唉。除他以外。不是還存留三個麼。但這是後來的事。我們不必急急現在不如往玫瑰咖啡館去。那裏有美酒和曼妙的音樂。我們還要細談咧。

第十一回 惜題發揮賢郎妙計 乘機攘奪市僧陰謀



第十一回 借題發揮賢郎妙計 乘機攘奪市僧陰謀



# 新 歇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十一回 借題發揮賢郎妙計 乘機攘奪市儈陰謀

前回書說桂林勸少雄拜馬繼方做老頭子。花五千元拜師錢。一百桌酒。少雄覺所費太鉅。桂林反復開導一番。少雄聽了一時。決不定主意。因他的初意以爲拜一個老頭子。只消花費百十塊錢的事。因爲流氓包探大都入帮。若然花費大了。他們也未必用得起。不料桂林獅子大開口講出這個數目。少雄也明白自己身份不能與流氓包探相比。而且有面子的老頭子不費重金是買他不動的。五千元爲數並不爲大。無奈財政權不在自己的掌握。臺數要向賬房中拏這一筆錢。祇恐他們要回過老爺那就未免週折。心中頗覺猶豫。桂林見此情形。以爲生意。

講不成功便欲退出去。少雄止住他說：「你且慢走，我並不是捨不得五千洋錢，只爲一時手中沒有這個數目，必須慢慢的設法湊六七千現款。那時方夠開消請你暫且遲一兩天聽我的回音便了。」桂林答應出去。少雄轉了一會念頭，覺這件事老子方面決決要不出這許多錢，即使肯了，也不免被他盤問用途，惟有娘那裏還易於哄騙，只消推頭買什麼東西，七千沒有四五千也許要得出定了主意，即命服侍他的娘姨往娘房中看看。老爺下樓去了，沒有回來報告說老爺纔下樓不多時，太太也起來了，正在淨面，他也要見少爺，教我帶信你進去呢。少雄聞說，即忙整衣進內，看見太太請了早安。太太問：「你在外鬧了什麼事？昨天巡捕房來人傳你上公堂做見證，你老子急得什麼似的，昨夜赴筵回來，就要喚你問話。因你睡了，捺到現在他下去了，一定馬上就要差人喚你，究竟你是怎麼回事呢？」少雄聽說，暗道慚愧，原來這件事他早已忘在腦後，今聽母親提起，他也想到了。

張大小姐教他的一番鬼話暗想我何不借題發揮就在這上頭敲他七千元竹檳因說母親有所不知前夜兒子從學堂中回來偶然興起自己學開汽車不意撞在外國人的一部汽車上機器都被我撞壞了幸虧沒被巡捕看見是我開的車。因我沒有開車照會查出來要吃官司桂林代我承認開車惹禍不過那外國人却不肯干休因他的車停在路旁是我們去撞他的所以喚到巡捕要桂林賠五千銀子明天上公堂教我去做見證倘若判斷下來准了原告的請求我們就不免要拿出五千銀子不知爹爹肯與不肯太太聽了雙手亂搖說你這句話萬萬告訴不得老的偷他知道一定又要惹氣你這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後連累我說話也不能嘴響了他若問及你只說別人的車子撞了你所以要你到堂作證切不可說出實話倘使公堂上斷賠的話五千銀子向我這裏來拿休得向他開口切記切記少雄聽娘已墮入他的手中不由心中歡喜猶恐他日後查出

沒有這件事不肯給他銀子。急於要取這五千金到手。假意說外國人和中國人打官司。中國人決佔輸面。況且還是我們撞他的。所以那五千銀子也賠定了。明兒當堂判下。若無銀子。不免被他們押交。還不如預備在身邊。賠的當場了案。不賠的帶回來也未嘗不可。太太那裏疑心到兒子掉他鎗花。聽他這般說。便開小鐵箱。揀出個五千銀子。活期存摺。自己用了圖章。教少雄自向莊上收現。少雄摺子到手。喜得滿臉都是笑容。心中暗暗感激那癟三。一包子穢物。帮助着他。實不小。因爲沒有這件事。捕房中就不致傳他作證。娘這五千金借什麼名義。哄他脫手呢。正當這時候。娘姨又來尋他。說老爺在書房中喚少爺呢。太太教他將莊摺藏好了。對老的說話須要留神些。少雄答應下樓。到書房中見王師爺又在那裏同他老子談天。手中拿着支水烟袋。紙煤頭上的火。差不多要燒到他手指了。他還不吹熄。因爲他素恨爺娘少替他生了兩張嘴。不能在東翁面前多說幾句話。

那裏還有空暇的口來吹火呢。當下樹雄見他兒子進來，便止住了話。問他昨兒捕房中來人找你，究爲何事？少雄便將太太教他的話一一說了。樹雄點頭說：原來如此。以後汽車夫還得教他們小心爲妙。幸虧別人撞了你，若使你去撞了別人，豈不要賠償他們的損失？而且有時候鬧出人命也是你們坐車的過失。你想好好兒一個人走在路上和你們無怨無仇，所差不過他貧你富罷了。你們無緣無故而置他們於死地，問心何忍呢？王師爺接口道：東翁此說真可謂靄然仁者之言了。誰無父母？提攜捧負，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仇？此豈不與東翁之言後先相映麼？樹雄捻鬚微笑。少雄聽他們開了講，曉得下文尙多自己沒工夫聽。他們談論抽空兒溜了出來，尋見桂林告訴他錢已到手，你馬上開我往莊上提銀子，便了桂林也甚高興。急急開汽車出來，載少爺往那錢莊上打一張五千元的銀票，其餘收了現，兩人便在車上商量入幫。

的手續。桂林說照從前老規矩入帮必須趁老師父開堂放票的時候。有一定的期限與和尚開堂傳戒一般鄭重。不過近年已改了。良有身份的人像你少爺般愛入帮儘可隨你自便拜老頭子也只消備一副門生帖揀個日子上他那裏拜見。師父一面由他邀幾個在帮有面子的人物見面。當場祇須辦三五桌酒。其餘請大眾的一筆酒菜錢只消交與老頭子代辦。請不請由他。你只消禮到他們也就心領了。少雄點頭說事不宜遲。你馬上替我去定一個拜師日子。明兒早上公堂上也託你代表一走橫豎我們不做原告。捕房中愛怎樣辦由他怎樣的辦就是了。現在你可開回去待我藏好錢出來就不妨坐黃包車咧。桂林依言開他回轉公館。自己興匆匆的去替少爺安排入帮手續。這期間他大可吃一個飽。也不須作者明言。看書的自能意會。少雄回房將銀票現鈔安放妥貼之後。也更衣出來預備去見張大小姐。不意半路上遇見一個朋友。高喚周少爺那裏去。少雄

所坐一部黃包車跑得很快。沒看清楚他的。是誰。即忙頓時令車夫停住。那人也踉踉蹌蹌的趕了過來。少雄認得他是開聚古齋古玩舖的主人。尤若渠。背後還跟着個長大漢子。好似北方人模樣。若渠跑到他面前。很有些上氣不接下氣。說我正要到你們公館中去找老太爺。恰巧在此與少爺相遇。不知老太爺可在公館中。少雄素不耐煩與這種人答話。適間原不知是他相喚。所以停車的現在看見他就不免一肚子不高興。冷冷的說父親在家裏呢。你去看他就是了。說着揮揮手。要教車夫跑路。若渠又攔住說少爺可曉得老太爺從前說的蕪湖那幾件銅器賣掉了沒有。少雄說我不知道。若渠又接口道。大約是沒有賣掉罷。少雄不答。因他的車夫此時已開了步。離開若渠有一間多門面。所以不曾回答。但若渠却當他答應了似的。對同行那人道。周少爺說還沒賣掉呢。我們也不必再去驚動他老太爺了。今夜有長江船。就可以動身咧。那人點頭稱好。於是二人重復折

回聚古齋。閱者看到這裏。休疑作書的語無倫次。原來少雄於不知不覺之間。已被若渠當他做一個出戲法的過門。輕輕矇過了同行那人。那人姓趙名小溪。也是若渠的同行。古玩舖子開在北京。此番南來。却負着一件重大的交易。只因北京有個王族敗類。叫做傅五爺。嫖賭界中大有名望。但民國時代不比前清。王爺二字早已半文不值。傅五爺無處弄錢。幼年又揮霍慣了。沒奈何只得將他列祖列宗傳下來的古物偷出變賣。所以京內京外一班有名的古董掮客。倒無一個不與傅五爺相識。趙小溪自然也是他主顧之一。有一天傅五爺親到小溪舖中小溪接見。曉得他夾袋中大有物在。慌忙引他到一間外人不易偷窺的帳房中。奉茶請坐。半晌不見他摸出鼻煙壺小胆瓶等貨來。小溪忍耐不住。開口問五爺。今兒賞光。不知可有什麼頑意兒照顧。小店沒有。傅五爺聽了。哈哈大笑說。今兒我不做賣主。却是作成你賣店買賣來了。你這裏可有沖康熙白地藍花和五彩。

仕女的大花瓶沒有。小溪道。這個我們店堂中多得很。請五爺自己去揀就是了。  
傅五爺又笑說。買雖買。我身邊可沒帶錢。你肯放賬給我不肯。小溪忙道。五爺講。  
出笑話來了。這都是不值錢的東西。五爺要多少儘搬就是了。但五爺府中真的。  
還愁擺不下。要這假的何用。五爺笑道。我曉得你要問我這句話的老實告訴你。  
罷。說時便附着小溪耳朵。如此這般的講了一遍。小溪聽罷。吐舌道。這件事當真。  
可以辦得到麼。傅五道。何消說得。小溪問。但不知五爺可會找到出路。沒有。傅五  
笑道。你也癡得很。我找你辦幾件假的。就爲照顧你買賣之意。不然市面上何處。  
辦不到。却來找你。則甚。小溪大喜道。我聽得人說。當初康熙皇上御造梅蘭竹菊。  
四個白地藍花的瓶子。寶藏至今。外間無人得見。數年前始有人竊將花紋照相。  
傳出市面上。便有仿造。我店中也有這麼一套。據說裏面那四個花瓶中。有一個。  
竹枝的。已非真品。真的早被人掉換出來。賣與外國人了。現在祇有梅蘭菊三件。

外間謀名而求的頗多不知五爺可能辦得到我情願出二千銀子一個替換的東西這裏也現成着馬上可以給五爺帶回去的列位聽他二人一番對答祇恐還有些不十分明白免不得仍要做書的交代幾句原來傅五爺這一族在滿清時代占着無上勢力各省官吏都有供獻珍寶之多不可勝數不過算是他們族中的公產無論鉅細都登冊存錄不許私行變賣但存錄的不過是個名目並無合同印證所以被人將贊鼎掉換出來變價的已不知凡幾傅五爺也算個中一個健手不過他們所帶出的大概都是輕而易舉之物因偷雖偷彼此還要假撇清掩掩旁人的眼目所以笨重和一人之力所不能攜帶的漏出還少但數年以來輕巧可玩之物差不多已去其十九實在取無可取了傅五爺意欲設法串同別個人掉出幾件大些的物事來變價分用現在聽小溪點中這三個瓶出價六千當即一口應允教他取出那三個仿造的一看果與眞的沒甚分別卽命店中

學徒裝了三隻竹簍充作食物模樣讓他帶回府去。小溪自得傅五這消息之後便魯寢食不安度日。如年皆因他曉得那三個古瓶市價足值萬外銀子一個偷能花六千金向傅五爺買了下來豈不可以立地致富故而他天天盼望傅五的回音。豈知等了多時毫無影響。小溪急了便到傅五常去的幾所娼寮賭窟中找尋。果然被他尋見。傅五問五爺那話兒怎樣了。傅五說實不相欺只因裏面人多眼雜難以下手。我又沒銀子墊本極少得花二千元運動費方可買通上下。這幾件東西你若性急須得先借二千銀子給我日後不妨扣算倘若沒錢的話前日那話兒也只好作罷了。小溪豈肯讓他作罷的聞言忙道銀子我有五爺你何不早說明兒我打就票子請五爺到我店中來取就是了。傅五聽他答應心中也甚歡喜次日果上他鋪子去。小溪早已備就二千兩銀票傅五拿了說現在有了錢辦事就順手咧。三天之後一定有個日子給你。小溪大喜他曉得傅五爲人。

雖出名糊塗。然而銀錢上頭倒很財帛分明。不肯抽人短梯的。當時轉了一個念頭。說京中眼目太近。這東西恐不易脫手。最好我先到上海五爺東西帶出之後。交給小徒令他送至上海出賣。比在京的平安多呢。傳五也贊成他這句話。說你儘動身。不妨東西我交給你徒弟就是了。小溪十拿九穩。當卽打點動身。到上海來。臨行叮囑他學徒自己此去寓所未定。有甚信息。可由他好友聚古齋尤若渠那裏轉交。到申之後。投寓大方棧。天天上若渠店中候信。也不將此來的緣由告訴。若渠因他曉得做古董生意的人。都是三頭六臂。無孔不入的。若知他有此好買賣。到手恐若渠也要搭入一股。却之不可。答應了。豈非被他坐享利益。所以守口如瓶。任他如何盤問。不肯吐露隻字。若渠頗覺懷疑。但小溪連守了半個月。猶未得北京一點兒消息。也不由着起急。來自己拍了一個電報。給他學徒令他向傳五催問。原來傳五那天得了小溪二千銀子出來。預備回府。不意路過賭場。

門首遇見一個朋友邀他進內。偶然手痒。幾下子就把二千銀子輸光了。沒有錢。仍舊無可運動搬不出那幾件東西。因此也不敢來見小溪學徒之面。現在被他找上門來。只得推頭二千銀子不夠使費。必須再借二千方可交貨。那學徒自己答應不下。只得打一個電報到上海來請小溪的示。這電報到時已很夜深。送報人敲開了聚古齋的門。投送其時小溪已回寓安歇。若渠正疑心他這幾天來時唉聲嘆氣。心思不定。不知爲甚緣故。聽他有電報到來。不由動了一顆好奇心。決意私拆他的。一看繙出來乃是梅蘭菊三瓶。事傳現欲加借二千方能交出。可允否。速電覆。若渠看了尋譯電中意義。不由拍案大叫道原來小溪攬着了這種好買賣。我原曉得他此來必有緣故。決非遊玩起見電文所稱梅蘭菊三瓶。想必指點那三個康熙古瓶。這是天下聞名的傳字。一定說傳老五。他乃是有名的盜賣古玩大家呢。看來他們交易已講成了。小溪不該瞞着我。既然他當我壞人。我倒

不可不弄弄他的頭頸。因命夥計將電報藏過了。明兒趙某人來時休得對他提起。自己還恐所料的不中故而次日趁小溪來時有意套他口氣說你在京可曾聽得人說起傅老五將那三個康熙花瓶在外兜賣麼。小溪聽說面容失色道這句話那個說的若渠笑道我也不過聽朋友談起而已。小溪定一定神搖頭說我想沒有這件事罷。若渠看了他的面色胸中已有成竹。面子上仍同他敷衍了一陣。到夜小溪走後他自己便決意單獨進行。因他與傅五本也相識曉得他望錢。若渴現在祇要小溪二千銀子。我若匯五千去想必他也向我這裏來了。打定主意馬上託一家北京匯票字號劃了五千銀子過去。另外打一封急電給傅五爺。說你那三個瓶子我這裏也要先由某號匯奉定銀五千餘請來申議價照付不誤。見電卽覆出面若渠的胞弟望渠署名。因他曾在北京做過買賣與傅五很莫逆。呢傅五爺等等小溪的回音沒有却來了。這樣一封電報到那票號中一問果

有。五。千。銀。子。匯。給。他。究。竟。黑。眼。烏。珠。看。見。了。白。銀。子。教。他。怎。不。心。活。於。是。也。決。意。  
丢。開。小。溪。將。這。三。個。花。瓶。賣。給。姓。尤。的。了。見。電。中。還。有。來。申。議。價。一。節。也。想。自。己。  
往。上。海。游。玩。游。玩。多。年。沒。去。不。知。景。象。如。何。了。這。回。他。得。了。錢。可。不。曾。賭。也。不。  
知。他。怎。樣。的。一。番。運。動。手。腕。那。三。隻。竹。簍。居。然。被。他。從。王。府。中。搬。了。出。來。大。事。已。定。  
也。不。讓。小。溪。的。學。徒。得。知。自。己。打。一。封。電。報。給。望。渠。告。訴。他。動。身。的。日。期。若。渠。瓜。  
熟。蒂。落。心。中。自。然。歡。喜。但。猶。恐。傅。五。到。申。與。小。溪。覲。了。面。不。免。敗。他。們。大。事。故。此。  
打。點。設。法。將。小。溪。調。離。上。海。數。天。待。他。們。交。易。講。成。就。使。小。溪。知。道。也。無。可。挽。回。  
了。他。存。心。如。此。見。小。溪。守。不。着。北。京。的。回。音。心。中。悶。悶。不。樂。假。意。勸。他。說。你。既。在。  
申。無。聊。何。不。往。別。處。走。走。日。前。周。制。臺。告。訴。我。蕪。湖。有。個。舊。家。藏。著。許。多。漢。周。銅。  
器。待。價。而。沽。我。打。算。前。去。看。看。你。可。願。陪。我。一。行。否。小。溪。道。只。恐。他。們。現。在。已。賣。  
掉。了。何。苦。虛。走。一。遭。若。渠。見。他。不。肯。走。便。說。如。此。我。們。就。去。問。一。聲。周。老。太。爺。倘。

前途還未賣掉的話我們再動身不遲小溪也以爲然但却要和若渠同去會會周制臺因樹雄素有好古癖在京時候與小溪也有交易之故若渠恐他們當了面戮破機關走在路上正無擺佈恰巧看見少雄坐黃包車走過他便借着幾句問答輕輕哄過了小溪當下若渠回店小溪也轉棧房打點往蕪湖買銅器不知不覺已落在若渠的圈套之中若渠回店先囑咐乃弟傅五爺來了如此這般的佈置又打了封電報給蕪湖一個朋友教他端整幾件銅器預備他們去看一切安擺停當始會同小溪束裝就道可憐小溪還睡在鼓裏當若渠是個好人伴着他往蕪湖而去不知這件事後來怎生穿綑小溪與若渠如何交涉且待下回分解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難商以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策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圖利而圖久遠  
各大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紅屋 中市 路馬四海上